

忠
肅
集
附拾遺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忠 肅 集

附 拾 遺

(一)

劉 摯 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
所選聚珍版叢書及
畿輔叢書皆收有此
書畿輔覆刻聚珍本
故據聚珍本排印

原序

宣和四年七月六日。宣教郎知開封府臨河縣丞劉跂。寓書于元城劉安世曰。先人平生爲文。方棄諸孤。僅存一篋。類次之已成編集。念當有序。引以信于後。晚年遷謫。事同諸公。身後怨家誣謗。又蒙朝廷核實。已賜昭雪。然而元祐大臣不幸亡歿者。類皆不敢納銘于壙。植碑于隧。始終大節。不應無聞于後世。願因集序并載一二。使他日有攷焉。顧惟衰拙。自少受知于先丞相。素叨國士之遇。中荷薦引。寢階禁從。晚歲遷謫。復同憂患。而又被譴以來。行三十年。固窮守道。俯仰無愧。似不爲知己之辱。雖懷自顧不足之差。而莫敢辭者。蓋義之所在。不可得而避也。公諱摯。字莘老。永靜軍東光人也。幼而敏悟。有成人風。年未弱冠。被薦于渤海。聲譽籍甚。凡四預鄉貢。禮部奏名爲第一。復中甲科。初治南宮。已著風績。英宗詔二府各薦士充館閣。忠獻韓公琦以公應詔。補館閣校勘。王文公安石初秉政。搜擇人材。擢爲中書檢正。居月餘。議論多不合。會除監察御史。欣然就職。語家人曰。趣裝。無爲安居計。卽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止小臣。意在傾故相富弼。以市進。今弼已責。願寬州縣之罪。神宗皇帝勵精求治。獎進臣下。公旣對。面賜褒諭。且問從學王安石耶。安石稱卿器識。公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不識安石也。因論人物邪正。奏對移時。上意嚮納。公退益感遇。思所以稱。因上疏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其事有不可勝言者。略陳十害。切中時病。會御史中丞楊公繪亦論新政。并公章下司農。司農條件疏駁。遂劾繪與公險詖。中懷向背。有旨分析。公奏曰。臣有

言責采士民之說。敷告于陛下。是臣之職也。今有司駁奏。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及司農所奏。宣示百官。攷定當否。奏入不報。明日復上疏。極論時政。遂罷御史。落館職。擬竄嶺外。上不聽。乃貶衡州。哲宗皇帝嗣位。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以祖母共政。見連年水旱。西鄙未寧。百姓勞敝。而國有大故。當務休息。遂散遣京城役夫。減皇城司覘者。廢物貨場。罷戶馬等事。皆從中出。又戒敕內外。無敢苛刻擾民。已而進退大臣。選用臺諫。擢公爲御史。公受命之始。卽具以熙寧告神考之語。復陳于哲廟之前。兩宮聽納。盡行其言。曾未朞月。人情於變。使天下有泰山之安。而無一朝之患者。公之力也。公旣被遇。知無不言。奸佞刻薄之吏。事狀顯著者。公皆正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肅然。時人以比包希仁。呂獻可。上察其忠義誠信。可屬重任。未幾遂大用焉。公在中書。一日內降畫可二狀。其一裁節宗室冗費。其一減定六曹吏額。房吏請封送尙書省。公曰。常時文書錄黃過門。今封送何也。對曰。尙書省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下本省已久。今誤至此。公曰。中書不知其他。當如法令。遂作錄黃。初尙書令史任永壽精悍而猾。與三省吏不相能。數以奸弊告諸宰執。呂丞相大防信任之。時戶部裁節浮費。後省裁定吏額。皆踰年未就。呂丞相專權狠愎。盡取其事。置吏額房于都省。以司空府爲局。召永壽輩領之。未嘗謀及同列也。永壽見錄黃愕曰。兩省初不與。今乃有此。卽稟丞相命。兩省各選吏赴局。同領其事。以是白公。公曰。中書行錄黃法也。豈有意與吏爲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耶。他日又持奏稿。以丞相旨稟公曰。吏額事本欲愼密而速。故請徑下。然未經立法。欲三省同

奏依致仕官文書法。公曰：似非其類也。更當聚議。明日，呂相又袖橐屬色示公曰：勢不可不爾。公不欲立異。勉應曰：諾。其後事畢，永壽以勞進官。時忱蘇安靜，時憚皆遷秩有差。于是外議喧然不平。臺諫交章論列，以爲事在後省，成就已十八九。永壽等攘去才兩月，而都司不用司勳格，擅擬優例，冒賞徇私。章數十上。時公已遷門下，每于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此皆被省者，鼓怨言，章風聞過實，不足深信。呂丞相亦以語客曰：使上意曉然者，劉門下力也。然自此忌公益甚。陰謀去之，遂引楊畏在言路，諫官疏其奸邪反覆，章十餘上，竟不能回。士大夫趨利者，洵洵交訐其事。于是朋黨之論起矣。公語丞相曰：吾曹心知無他，然外議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少引避。丞相曰：行亦有請。是歲八月一日，奏事畢，少留。奏曰：臣久處近列，器滿必覆，願賜骸骨，避賢者路。上遣中使召公入對。太皇太后諭曰：侍郎未可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趨入視事，公不得已受命。頃之，呂丞相亦求退不許。明年，公繼爲丞相，不滿歲。前日洵洵者在言路，詆公，竟去位。朋黨之論，遂不可破。其本末如此。公輔政累年，剛明重厚，達于治道，朝廷賴之。及爲相，益總大體，務守法度。輔佐人主于無過之地，其于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人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恤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蕭望之、鄭朋事諫。公曰：楚士奈何？公笑而不答。論者謂元祐以來，能以人物爲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者，公爲之首。奏事上前，言直事核，不爲緣飾，多見聽用。與同列語，公平不欺，未嘗以私屬人。人有所欲，多憚公聞之。公聞之亦爲盡力。然終不以語也。精力絕人，遠甚。一見賓客，及聞其語，終身不忘。事無劇易，臨之曉然。省吏每以事

試公不以久近區處如一。言皆可復。故三省事經公所裁定者。後皆遵用。莫能改云。趙彥若子敗官下獄。彥若奏與監司有嫌。乞移獄他路。言者論彥若罔上不實。王鞏除知宿州。言者論鞏前在揚州不法。彥若鞏皆公姻家也。語稍及公。公請辭位。章七八上。遂遷就外舍。詔遣近侍宣召公入。既對。諭曰。彥若鞏輩事何預也。言者皆謂交通刑恕及章惇之子。牢籠小人爲異日計。公心知爲言者所中。不復自明。謝曰。臣愚闇招致人言。願就貶責。既退。固請益堅。乃罷相。以殿學士守鄆。給事中駁奏。謂劉某忠義自奮。力辨邪正。有功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并給事中罷之。于是中外疑駭。莫知所謂。久之乃知言者雖多。專以章邢事爲媒孽。初。公家子弟與章惇之子相識。因入都應舉。而公家子弟亦遊科場。嘗至府第。而言者指爲交通之迹。邢恕謫官至京師。以書抵公。公答以手簡。其末云。爲國自愛。以俟休復。茹東濟爲東排岸官。數有請求。而公不之許。蓄怨甚久。適見公簡。陰錄其語。以示言者。言者繳上之。且解釋云。休復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辟也。劉某所懷如此。蓋媒孽之語不一。而此最爲甚。朝野憤之。其後楊畏遂升從官。搢紳共惡。甚于虺蜴。東濟亦除提舉常平。諫官復論其素行。士論不齒。不宜任以監司。除命遂寢。人情更以爲快。公天性高明。不以己長格物。既貴。恭儉好禮。不改平素。澹靜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皆自讎校。得善本。或手抄錄。孜孜無倦。平居不親妾媵。家事有無。不以經意。雖在相府。蕭然一室。其後南遷。不知者謂公不堪其憂。親族門人。乃知公謫居自奉簡約。與在相府無以異也。凡有議論。惟尙中道。不習異說。不貴苟難。務在謹名教而已。少好禮學。講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

春秋攷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爲多。公文章雅健清勁。如其爲人。辭達而止。不爲長語。表章書疏。未嘗假手。凡奏議論說記序銘誌詩賦諸文。總千餘篇。次第著集爲四十卷。藏于家。公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徙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于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嶺表之謫。公拜命卽日就道。惟從一子。家人涕泣願侍。皆不聽。水陸犇馳。見星乃止。至貶所。屏跡不交人事。亦無書自隨。宴坐靜默。家人具饌。告之食則食。喜怒不形。意澹如也。公年未五十。卽屏嗜慾。晚歲南遷。氣貌安強。無衰瘁之色。居數月得微疾。公自謂將終。戒飭後事。精神不亂。安臥而薨。公旣歿于嶺外。所屬爲公請歸葬于朝。不許。已而諸子坐廢。家屬再徙他郡。而不著罪狀。人無知其故者。雖公家亦不知也。今上登極。大赦天下。公旣歸葬。而文及甫蔡渭皆貶湖州。然後人稍知其事。起于此。初及甫持喪在洛陽。邢恕謫永州未赴。亦以喪在懷州。數通書有怨望語。及甫又以公任中司。嘗彈罷其左司郎官。怨公尤深。以書抵恕。其略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怨于鷹揚者。益深其徒。實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大意謂服除必不得京師官。當求外補。故深詆當路者。紹聖初。恕以示蔡頌蔡渭。渭數上書訟呂丞相及公而下十餘人。陷害其父確。及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驗。朝廷駭之。委翰林學士蔡京。御史中丞安惇究治焉。遂逮及甫就吏。而所通初無事證。但託以亡父曾說之。究治所問。司馬昭謂誰。及甫對意謂公也。問其證據事狀。則曰無有。但疑其勢心意如此。朝廷照知其妄。獄事遂緩。會公薨。聞猶用蔡京奏。以不及考驗爲辭。但坐諸子而已。時紹聖

五年五月四日也。其後諸子叔復護喪還鄉里。公嗣子跂徑伏闕下。上疏訴其事。又持副封詣都堂。叩宰相韓忠彥曾布等。皆取實封案牘閱視。知其謬妄明白。具以語跂。至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有旨文及甫蔡渭所陳。顯無實狀。已行貶責。紹聖五年五月四日。指揮更不施行。然後公歿後讒謗所坐。皆得解釋。渭今改名懋云。崇寧元年正月癸酉。葬公子鄆州須城縣大谷山之原。先塋之東。曹國夫人任氏祔焉。有詔特依前宰臣例。又除公壻通直郎蔡蕃知陽穀縣。應副葬事。送終之禮。極其哀榮。四方觀者。莫不歎息。嗚呼。公之厚德高行。追配古人。嘉謨偉績。播于天下。士民者。固不可勝數。今特取大節載之。其餘非公出處所繫。皆略而不書。八月一日。承議郎提舉南京鴻慶宮賜紫金魚袋劉安世序。

忠肅集目錄

卷一……………一

制敕四首

表二十七首

卷二……………一七

表二十二首

劄子十一首

卷三……………三一

奏議十四首

卷四……………四七

奏議十四首

卷五……………六一

奏議十首

卷六……………七三

奏議十五首

卷七……………八九

奏議十七首

卷八……………一〇五

啓四十首

卷九……………一二一

啓二十二首

書一首

記六首

卷十……………一三七

序二首

雜著二十一首

卷十一……………一四五

神道碑二首

墓誌銘一首

卷十二……………一五九

墓誌銘四首

卷十三……………一七三

墓誌銘十三首

卷十四……………一九一

墓誌銘墓表附十五首

祭文七首

卷十五……………二一一

五言古詩五十三首

卷十六……………二二七

七言古詩二十二首

五言律詩七十二首

卷十七……………二四五

五言長律十五首

七言律詩四十六首

卷十八……………二五九

七言律詩七十七首

卷十九……………二七五

七言律詩六十八首

卷二十……………二八九

七言律詩二十一首

五言絕句五首

七言絕句六十二首

臣等謹案忠肅集。宋劉摯撰。摯字莘老。東光人。家于東平。登嘉祐四年甲科。神宗朝累遷禮部侍郎。哲宗即位。歷官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紹聖初。坐黨籍。累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卒。紹興中。追贈少師。諡忠肅。事蹟具宋史本傳。其文集四十卷。見于宋史藝文志。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裒輯編綴。以原書卷目相較。尚可存十之六七。除青詞齋疏等文十七篇。謹稟承聖訓。刪削不錄。餘各以類排纂。釐爲二十卷。而仍以劉安世原序冠之于首。摯忠亮骨鯁。于邪正是非之介。辨之甚嚴。終以見愠羣小。貶死荒裔。其爲御史時。論率錢助役之害。至王安石設難相詰。而摯反覆條辯。侃侃不撓。今其疏並在集中。他若劾蔡確。章惇諸疏。見于宋史者。亦並存無闕。其所謂修嚴憲法。辨別淄澠者。言論風采。猶可想見。固不獨文詞暢達。能曲粵情事已也。至集中有訟韓琦定策功疏。頗論王同老攘功冒賞之罪。而道山清話。遂謂文彥博再相。摯于簾前言王同老劄子。皆彥博教之。乞下史官改正。宣仁不從。彥博因力求退。今考此事。史所不載。而集中有請彥博平章重事疏。其推重之者甚至。尤足以證小說之誣。蓋當時黨論交訐。好惡是非。率難憑據。幸遺集具在。得以訂正。其是非。于論世知人之學。亦不爲無補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 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司經局洗馬臣黃 軒

忠肅集卷一

制敕

元祐三年御試進士制策

朕肇膺駿命。涉道寡昧。懼無以奉承太母之慈訓。而彰先帝之休德。夙夜以思。樂得天下之忠言嘉謀。庶以濟茲。今子大夫羣至在廷。朕甚嘉之。蓋聞天之災祥。以類而至。古之善言天者。能推斯變以應斯事。若合符節。粵自去冬大雨雪。至于春二月不止。人大失職。廣罹凍飢。殍死者衆。夫恆寒之罰。久陰之異。必有以召之。其故安在。朕爲政于茲四年。獨天下逋負。輕征而散利。苟可以足下。無不爲者。而民力猶未裕也。捐金幣之厚。廓信義之度。以安邊柔遠。而戎心猶未革也。豈所謂至恩者。未可崇本務歟。特施設之序。或失其當歟。官之流至多門也。舉天下之闕。不足以居其人。財之費至無藝也。量天下之入。不足以爲之出。將革之乎。或疑于傷恩。將因之乎。懼無以善後。必有至道。未燭厥中。先王之時。上之陰陽和。風雨時。下之稼穡茂。衣食足。官簡而士貴。財通而禮行。四夷款附。邊場安堵。又何修而至于斯歟。夫切而不迫。緩而不迂。朕非求于空言也。蓋將有考而行焉。其悉心茂明之。



元祐三年御試特奏名制策

朕觀先王之時。道德一于上。風俗同于下。家有孝悌。鄉有忠信。人人知禮義之守。廉恥之行。其進退斯有制。取舍斯有分。雖虞人也。招之非其物。則不往。雖乞人也。予之不以禮。則不受。習俗旣成。施于後世。雖世衰道喪。勢利出其前。禍患臨其後。而終不以易其節。故奸雄或爲之屈。寇盜或爲之避。彼上之所以養之。與士之所以自養者。何道而至于此。國家昭德塞違。示人以不爭。信賞必罰。示人以好惡。學士大夫。莫盛于斯時。然所謂道義重。則輕王公。志意修。而驕富貴。風之所被。使貪夫則廉。薄夫則敦者。其亦有是人乎。朕欲使仕者不獨爲貧。學者皆知爲己。所以厲其節。興其志。蓋必有道。子大夫其考古之所宜。施于今者。著于篇。

元祐六年御試進士制策

朕聞六藝之教。同適于治。而禮樂爲急。制中以節民情。導和以養民性。政行斯二者。刑防斯二者。四達而不悖。然後上下輯睦。一之乎中和。茲二帝三王所由昌也。先皇帝悼道之鬱滯。建官設屬。以討禮文。定雅樂。始自郊廟。行之朝廷。以風天下。規模宏遠矣。而美意未終。澤不下究。朕奉承遺烈。夙興夜寐。嘉與宇內。臻于斯路。今天下之俗。分守不明。僭侈相勝。家自爲禮。人不知樂。自學士大夫。齊民編戶。率以其意從事。故是非生于貴賤。隆殺繫其富貧。風俗流溢。和氣弗兆。昔者聖人雖未制作。必因先王之禮樂。宜于世者。用以教化。是禮樂之于天下。不可一日緩也。今頗欲考古今之宜。剖經史之義。立爲昏姻喪祭之文。器服

宮室之制。隆雅頌之聲。斥優侏之音。使習俗知節。謬戾不作。建中和之極。以述成先皇帝鴻業。其而損益先後之序。朕不敢知。固以待周詢而博訪焉。子大夫以爲如之何而可。或謂解今之法而更張之。民將駭而難從。姑因循其舊而徒加厲禁。又終不足以合乎先王之法度。然則考古便今。必有中制。昔漢修三雍。行大射。調八音。聽樂均。號稱永平。唐損益曲臺制度。亦盛于貞觀開元之間。采其遺意。概之先王之法。其亦有合于今乎。不然。史家所載前代之跡。粲然具在。要必有可言者。至于賈誼劉向。其論深美而不見施用。房喬杜如晦。達于爲政而不知禮樂。其失安在。乃若節文度數。其詳則有司能言之。非所問子大夫也。其推古今之所以廢興。與施于當世而宜者。著于篇。

奉敕擬上皇太妃冊文並繳進劄子

臣准敕撰皇太妃冊文。臣詞學鄙陋。不能鋪紀皇太妃休德盛美。上稱詔旨。勉強以成。冒塵聖覽。臣不任惶懼愧汗之至。謹具繳進以聞。謹進。

維元祐二年歲次丁卯某月某日。皇帝某謹再拜言曰。昔我神考。迪祖宗休德。以孝事親。以正御家。而天下化之。方是時。皇太妃實左右內治。以柔順誠敬奉事兩宮。以仁淑勤儉綏帥九御。受社上帝篤生冲眇。以顧以復。以濟及茲。俾獲紹統序。欲報之德。物無以稱。永惟人君之行。莫加于孝。而孝雖四海九州之養。莫大于顯其親之名。矧我神考。厥有訓命。末予小子。敢不敬之。茲用稽合羣志。恩與義稱。不勝至願。謹奉玉冊金寶。上懿號曰皇太妃。恭惟皇太妃子詩書所載輔佐之道。施于家邦者備矣。宜膺典禮。丕顯徽懿。

上焉寧承崇慶隆祐之尊。下焉保安持盈守成之子。永懷多福。光照無窮。某誠懼誠忤。再拜謹言。

表

賀英宗皇帝卽位表

祇膺先志。昭履慶基。凡在覆臨。舉深欣戴。伏以皇帝陛下。睿智天縱。聰明日躋。迪靈源之休祥。抱五聖之仁孝。昊穹眷命。主祀鬯以承祧。正統傳歸。大帝華而協德。離重明而繼照。乾六龍以御天。七政光華。三靈泰定。舜盡循于堯道。武能廣于文聲。宅后膺符。協謳歌之所載。守成保極。與天地以無窮。

賀神宗皇帝卽位表

順承願命。寅踐不圖。大號四孚。萬方一慶。恭惟皇帝陛下。幾神明哲。性德靖淵。佑民作君。宅天衷之所相。守文繼體。一神器于有歸。璿璣察而七政齊。聖人立而萬物覩。光符歷數之在。丕協人神之依。亶矣紹堯。烝哉下武。潤色大業。作者謂聖而述者謂明。守成太平。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

元豐八年賀卽阼表

祇若遺訓。嗣膺大歷。詔命所逮。罔不慰幸。伏以皇帝陛下。聖質天授。同符祖宗。帝統有歸。萬世永賴。正位之始。四海欣歡。

賀立皇后表

椒房懿德。寶冊降衷。慶溢宮闈。歡騰海宇。竊以握乾垂統。必資助于坤儀。理外宣風。示光成于內治。母儀斯備。婦順以明。稽合舊章。懋隆新制。恭惟皇帝陛下。續承丕緒。紹復洪圖。踵遐武之重光。措函生于累洽。先乎民物。明王者之至公。及于閨門。著天下之大義。惟皇立配。體國承家。載嗣徽音。將以正心而逮下。不加崇號。無以示民之有尊。誕賜洪名。榮褒淑德。然家人利正。講聞義易之詞。而君子好逖。載美關雎之義。自古所重。于今是稱。位定壺中。化成天下。

賀安南捷奏表

威靈所被。萬里收功。凱捷布聞。兆民賴慶。臣聞聖人之于征伐也。用非得已。先王之于寇敵也。威然後懷。物萃聚而除戎。時豐亨而致法。蓋方飭治之既備。故苟犯順而必誅。虞帝所以事有苗之征。宣王所以有淮夷之伐。監此前載。率于盛時。恭惟皇帝陛下。剛健體天。休明超古。萬方順以無侮。三靈和而允懷。曾爾交蠻。干我天討。跳齧肆于南上。虔劉及于數州。不示大刑。曷懲不軌。軍聲振疊。肅如金鼓之下天。皇澤漸濡。澤若雲霓之救旱。俄煢然而請命。因示之以好生。惟盛德所以成無戰之征。惟至誠爲能有不殺之武。出車薄伐。旣奮蠻荆之威。俟後來蘇。行消北狄之怨。海隅大定。氛祲一清。赫然盛勳。若無前古。

謝監衡州鹽倉表

議令獻言。知典刑之無赦。原心觀過。荷仁聖之有容。貸其餘生。處以善地。伏念臣稟生艱拙。遭世盛明。學不能窮理而知幾。材不足趣時而適變。晞名途以孤進。濫文館之末遊。和鉛何功。索米逾歲。問承人乏。偶

攝揀于中堂。旋誤聖知。使備員于憲府。仍職書林之舊。就行御史之中。始自愚臣。前無故事。方陛下繼承于五聖。而國朝平治者百年。力勤肯穫之田。大解不調之瑟。蒐拔羣材。而審以器變。使化百度而曠然。日新。臣于此時。職在言路。誓殫忠義。敢避勢權。寧以孤睽訐切。拂衆而身危。不忍從容倡和。負恩而速進。狂愚自信。裨益無功。故宿官之日幾何。而瞽言之罪非一。至如均民而弛役。因之率戶而出泉。雖慮始樂成者。愚人之不知。然損下益上者。先王之大戒。輒條十害。冀補萬分。議臣見疑。以爲敗謀而亂化。清衷獨見。知其有責。而盡忠。特徇以誠。止容其去。褫臺閣之二職。置瀟湘之一隅。有祿食使之存全。有職事可以報効。銜恩載幸。揣分增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察臣孤忠。全國大體。不惜戩一夫之法。庶幾留衆正之門。謹當上體恩仁。期于必報。下堅節義。死而不渝。

謝滑州到任表

去職逾年。法初得調。賜符出守。恩實過優。內省叨踰。竊深震懼。伏念臣之所領。地實近畿。自昔漢唐之要津。爲今趙魏之孔道。中間一廢。新造未完。河流方洪。騁傳將至。萑蒲之嘯。間發。輿梁之繕。始興。謂宜得王尊之獲民。叔圍之治客。消盜之術。有如龔遂。濟人之政。賢如國僑。乃如愚臣。學蘊味陋。資材闕疎。幸遭容明。每備任使。思有餘故。專于盡瘁。智不足故。無以自休。所向多艱。豈堪治劇。單車虔命。使道疾馳。視人郡章。猶或驚異。諭上恩旨。罔不歡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道德以建太平。修法度以熙庶政。謂孤臣之多所慮。取拙者之或能勤。敢不祇力夙宵。疚心事職。況詔令明具。止于奉宣。德澤汪洋。易于究達。庶憑覆幬。

之社。小効涓塵之勞。

謝御史中丞表

無非常之才。被不次之命。叨榮自省。震悸靡遑。伏念臣學誼樸疎。稟資中下。不佞薄聞乎大道。竊思少補于斯民。念事君者先正身。故不爲枉尺。然守義而弗知變。故未可與權。孤負清時。侵尋白首。比者不遺于墜履。使之再冠于惠文。無所建明。謂宜澄汰。忽起從于橫楊。俾遂正于中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迪德聖神。紹休祖考。仁心惠澤。昭百姓而協萬邦。大公至明。開衆正而杜羣枉。主張孤蹇。付畀紀綱。仲山不吐剛而茹柔。汲黯願拾遺而補過。期殫此節。上報誤知。

上太皇太后謝御史中丞表

粵自臺端。起專憲席。雖有故事。曾無幾人。何意孱愚。遽茲叨冒。伏念臣奮跡寒陋。逢辰盛熙。多歷歲年。每叨任使。竊慕古人之所立。不知直道之難行。無補事功。動罹罪悔。晁錯之爲遠慮。或謂之愚。潘岳之再免官。皆由于拙。復塵風憲。滋觸怨仇。方俟曠官之誅。顧蒙越次之寵。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乾坤爲德。日月並明。知臣至孤。譽無聞于左右。察臣所論。意不出于阿諛。全付耳目之司。使冠紀綱之地。任之隆則責亦重。恩之厚則報敢輕。誓竭一心。無辭九隕。

辭免尙書右丞表

疊上囊封。願收恩檢。誠言可信。本期十百之見從。天聽彌高。敢避再三之有瀆。伏念臣承學淺陋。稟生拙

黷雖久玷于名途。無可稱之官閥。紀綱執憲。愧古人直清之風。帷幄侍經。乏名儒道義之益。坐糜稍廩。動畏譏訶。已煩善貸之仁。敢意非常之擢。負且乘足以致寇。名與器斯謂假人。方陛下明道德以建太平。修法度以康四海。所與共此。宜得何人。自非廊廟謨明之才。曷副廉陛都俞之託。今顧及于至陋。是將強其不能。伏望皇帝陛下。思國體之重輕。在柄臣之賢否。追還綸綍之命。以釋冰淵之危。上不累知人之明。下以息微倖之望。

上太皇太后辭免尙書右丞表

橫被殊恩。擢居重任。竭愚衷而引避。邈宸鑒之未迴。疊降訓詞。彌深隕越。竊以進有德則朝廷爲之尊。任惟人故公輔不必備。此古今之所同慎。蓋治忽之所由生。臣以一介之微。遇四朝之盛。比從末路。驟玷中司。志少慙而不渝。言多迂而難用。莫逃臨照。日俟譴訶。豈期尙屈于聖知。更使參承于國論。永惟縣薄。敢犯是非。身之傴而升高。將有笑者。器旣盈而必溢。固其理然。詎自愛于捐軀。蓋深憂于累國。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慎重名器。無以假人。眷求耆明。與之共政。庶各安賢愚之常分。不至召中外之煩言。特鑒至誠。收還成命。誓堅犬馬之志。仰報天地之仁。

謝尙書右丞表

傴僂至于循牆。空稽授受。號令難于反汗。竟致叨逾。撫心兢慙。無地跼踖。竊以國家建夫三省。政事行于中臺。稽古以董正厥官。置丞以左右其長。進陪四輔。退率六聯。若網在綱。如車有轄。苟任人之非稱。欲與

治以何由。臣出于諸生。藐然孤進。外之更州縣筦庫之任。內之徧臺閣省府之游。譽不足以償毀。功不足以補罪。爲邦司直。晚備中執法之員。正色指邪。慙無古君子之節。方俟瘝官之黜。敢期共政之圖。倖有非常。進驚不次。此蓋皇帝陛下孝于述事。以不承祖宗。哲于知人。以允蹈堯舜。物有可用。菲下體而不遺。積非以功。薪後來而或上。曾是孱瑣。冒滋寵榮。臣敢不以道事君。以身徇國。義之所在。知無不爲。庶收銖髮之勞。仰報乾坤之造。

上太皇太后謝尙書右丞表

愚款旣殫。睿恩滋寵。終奪匹夫之志。遂塵四輔之班。于分過涯。當榮爲懼。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以上聖之德。撫多難之時。聲氣不動。而邪正分。堂幃不下。而華夷治。所與同邦家之休戚。豈不在股肱之二三。宜擢異才。以副公望。臣學不造于道義。智不研于變通。惟是樸直愚魯之資。安于所稟。至于得失利害之際。初不自謀。謬長憲綱。無裨經幄。方且憂虞于大譴。豈期超預于近司。力小難勝。器盈將覆。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宅俊以翼嗣聖。至公以馭萬方。謂孤臣之慮常深。或能有達。謂一人之材不備。無求其全。特出聖明之知。不緣左右之譽。矧由言路。入輔政機。昔之常所敷陳。人將責其施設。知之亦允蹈。豈非甚艱。言之必可行。敢不自勉。惟矢于忠義。以報德于生成。

辭免尙書左丞表

竊以國之爵祿。以待賢能。士之進退。必循名義。有或異此。何以示民。伏念臣繇力薄材。至愚極陋。比蒙誤

寵擢備近司。乏宏遠之規模。空銷疲于精銳。未嘗小補。方俟大訶。敢期恩憐。更進位序。攷其歲月。則既非久次。課其職業。則又無顯勞。倘輒冒居。實干清議。伏望皇帝陛下。慎名器以厲在位。明是非以正有功。深察誠言。許伸愚分。無難反汗之命。庶拯臨淵之憂。

上太皇太后辭免尙書左丞表

寵厚恩深。已憂于未報。力小任重。不可以有加。敢過量以貪榮。輒叩闈而虔請。臣誤遭識拔。超躋顯嚴。慷慨大忠。初不自量。其孤拙。低徊寡術。今皆不出于尋常。竊祿可慙。黜幽是俟。敢意包荒之度。更推進位之恩。況在官之日幾何。而宿業之勞未著。懼人言之一起。累國體之非輕。伏望太皇太后陛下。于輔弼必觀其心。于爵祿必慎所與。矜臣非矯僞之志。免臣于顛仆之危。特徇忱辭。收還成命。

謝尙書左丞表

朝有虛位。宜賢明是求。名無假人。乃次第而進。危于據蒞。愧若負芒。伏念臣學不足。與有明道。未至于無固事君之義。惟有愚忠。涉世之疏。真同強聒。安能謀王體。定國論。何以塞厚望。稱明恩。不狩獵而有貆。久慙尸素。譬江湖之集雁。無繫少多。未謫曠官。更叨進秩。隨增封戶之數。並益冰淵之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休祖宗。同德天地。常體道以爲用。故萬物曲成。不求備而與人。故小材無棄。致茲孤拙。常冒寵靈。敢不激昂大忠。奮厲懦志。庶有一得以補萬分。

上太皇太后謝尙書左丞表

進位一等。自訟于無功。詔班十行。趣使之就列。恭于承命。惕然爲憂。伏念臣足以謏聞。暗于大體。親逢聖運。濫跡天臺。出于流離孤蹇之餘。任以左右弼諧之責。斷斷自守。略無他奇。落落難成。空嗟懦志。位高祿厚。功少過多。方近輔之惟人。坐期汰礫。會左綱之虛次。乃使續貂。進其爵封。益以戶賦。控辭勿固。祇服若驚。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姒之聖仁。御唐虞之休治。知臣有忠于所事之節。察臣無善自爲謀之私。容之以底其成。進之以厲其志。臣敢不以禮以義。惟幾惟康。庶收塵勺之勞。仰報生成之造。

辭免門下侍郎表

勞能不聞。名品益進。懼必投于顛仆。敢冒貢于誠情。臣進德不强。造道甚近。逡巡尺寸之守。遭會聖神之知。久負邱山莫報之恩。初無絲毫可紀之善。粵參大政。及今驟至于四遷。升寅東臺。所歷遂周于三省。益高股肱之任。況備喉舌之司。爵視上公。邑增眞食。儻罔功而濫處。實累國以起羞。伏望皇帝陛下。如日燭幽。體天成物。察臣底裏之旣盡。矜臣器量之已盈。特收誤恩。以允清議。

上太皇太后辭免門下侍郎表

發政西臺。無裨于聖治。陞班東省。忽霈于恩書。揣分未安。控詞自列。惟先王制爵祿之等。以待賢能。而君子謹進退之方。必循禮義。臣起于寒晚。躡至顛嚴。獨侍聖明。特達之知。不緣黨友更相之助。歷塵近輔。更涉累年。愚于直者。人情之易睽。公而固者。衆怨之所聚。每幸曲蒙于善貸。保此孤危。豈敢更冒于誤恩。遷其位敘。上乖朝廷。陟明黜幽之典。下致臣子。見得忘義之譏。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慎名器以申大公。明勸

懲以厲百辟。收還成命。改授有勞。

謝門下侍郎表

輔政備員。久無功于右省。冒恩進次。預出令于東臺。懇至樞牆。終難反汗。臣資蘊不足。拙方有餘。雖心危而慮之深。然力小而任已重。謂之事道。則有愧乎聖賢之方。至于徇公。或有負于天地之鑒。士無可述。賢有所妨。保全已費于至仁。敍擢更頒于異數。況夙夜出納之地。以侍從駁正爲官。授之非人。凜若無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見萬物。道御四鄰。體貌之以厲其心。馴致之以底其績。敢不究事君之大義。庶以報含垢之異恩。

上太皇太后謝門下侍郎表

才屢試而已窮。位每遷而逾重。弗容懇避。徒積憂危。臣力不逮心。名常浮實。猥以口耳之學。遂玷股肱之司。初不自量。實拳拳于謀國。迄無所就。徒碌碌以因人。此宜清朝汰斥之必加。豈復要地褻升之敢冀。矧今左省。乃古納言。審王命之允而後行。受國事之成而不作。均爲執政。尤號近司。夫豈孱愚所宜叨冒。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姒之德。御成康之朝。忘己之聖而資于愚。取人之長而略其短。吹噓成就。至哉造物之難酬。寤寐勤勞。惟以捐軀而自誓。

辭免右僕射表

揆席久虛。治廷敷號。猥及非才之錄。大驚羣聽之公。敢冒至恩。輒忘素守。臣愚竊以論相雖人主之職。得

賢乃太平之基。必先全德之老成。或待遠方之特起。伏念臣本由疏賤。叨實顯嚴。備數邇臣。獲進帝王之說。預聞大政。顧慙禮樂之文。堯作章而繼成。漢分府以方重。謂宜簡斥。更辱延登。夫褒德者天下之大公。而竭節者人臣之常分。念蚤塵于機要。已久席于高華。奚事屢遷。乃能畢力。威望匪重。將取侮于四夷。智略更疏。無可言之十事。苟從昧進。曷慰具瞻。儻選于衆而求之。多出于臣之右者。伏望皇帝陛下。慎名與器。以尊朝廷。紹德選勞。以勸臣下。俯徇富平之懇。曲成考父之名。收還過恩。庶允清議。

上太皇太后辭免右僕射表

敷告于廷。疇咨以位。惕然驚汗。浹于愧顏。竊以師長百司。位隆于端揆。權輿大政。地重于西臺。進德則朝廷尊。常賢則臣下服。而臣學不足以斷國論。才不足以達事經。孤奉恩私。稽留歲敘。處非其據者已久。受過其量而莫勝。方輿引分之言。冀道妨賢之責。敢期含垢。更使代工。儻懷苟得之圖。妄作自賢之行。公器不嫌于多取。豈曰知難。高位必致于疾顛。安能圖報。上則貽盛朝之累。下則躐衆正之資。伏望太皇太后陛下。別擇臯夔。改圖丙魏。登真宰路。使秉國成。大明庶物之情。不奪匹夫之志。亟收渙渥。以息煩言。

再辭免右僕射表

辭受匪輕。殫愚誠而自列。訓詞申敕。邈天聽之逾高。敢投稽命之誠。冀鑒由衷之請。恭以皇帝陛下。以盛德紹天地。以至孝承祖宗。恭默無爲。方在持盈守成之日。左右同體。宜得秉道明義之臣。如臣學術甚疎。智謀弗競。雖事君之義。固守不移之愚。然陳力以來。初無可紀之善。久尸官而謗積。蚤多病而志銷。當返

田廬。遽躋鼎鉉。無楊綰之德。必不足以化在位。非臯陶之舉。必不足以遠不仁。徒召煩譏。上孤渙渥。伏望皇帝陛下。念輔臣之當否。繫國體之重輕。特照孤忠。曲全晚節。收還成命。改授眞賢。

再上太皇太后辭免右僕射表

微志未伸。誠言難止。儻獲安于名分。其敢追于典刑。恭以國家之輔相難其人。臣子之進退必以道。蓋治忽之所由繫。而榮辱之于是生。臣遭會四朝。周旋三禁。感慨忠義。常見古人白璧不爲之非。風采功名。愧乏大臣巖石具瞻之望。略無報効。久俟譴訶。遽聞猷告之音。擢眞宰司之重。力不勝任。實憂代斲之必傷。偃而升高。將有指頂而見笑。下招覆餗之辱。上玷知人之明。況有廟堂之耆明。而多中外之俊乂。改疇公望。乃協師言。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昭鑒至誠。保全晚節。使器盈者不至于溢。植弱者亦足以支。特反誤知。庶無虛授。

謝右僕射表

恭以周王之慎令。不反惟行。雖如安世之自量。深辭弗得。竟塵非據。伏積內憂。竊惟命相之難。爲邦所重。粵五帝三代而後。逮兩漢有唐之隆。蔚然多賢。昭于方冊。惟皇盛世。尤慎此官。君臣賡歌。今百三十載。勲業繼踵。裁五十二人。上之職在理三光。而調四時。下之責以鎮百姓。而遂萬物。苟非選道德高世之望。何以紹今古得人之光。如臣至愚。于世孤進。先朝過聽。擢臺閣省府之華。二聖誤恩。眞輔弼疑丞之地。位高徒聞于播惡。德薄不足以尊朝。功少過多。怨叢謗積。未詔士師之議。遽咨端右之遷。名與器是謂假人。負

且乘殆將致寇。已循牆而至。偃終渙汗以難回。謂如臣宣爲愚。莫避漢廷之公議。曰。俞咨益汝往。終叨虞帝之命官。危不自遑。凜無所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保龜鼎之重。稽祖宗之謀。體堯之在知人。本湯之不求備。臣敢不究事君之義。厲報國之忠。雖燭火難補于大明。然駑馬可勤于十駕。庶收塵露。仰答乾坤。

上太皇太后謝右僕射表

使節皇皇。臨門而慰寵。詔詞噩噩。申命之丁寧。雖考父之益恭。慙富平之竟拜。竊以百揆之任。師長于中臺。萬事之幾。本源于右省。用道德之望。則可以總方略而廣教化。非賢明之選。則何以制號令而平典章。臣可與小知。無他大略。會兩宮之識拔。允三府之推移。勞不足以償罪尤。譽不足以除譏謗。黃霸見謂功名之已損。貢禹徒以質直而見嘉。區區其間。錄錄何有。請避賢路。嘗投劾以自言。終貪國恩。復尸官而未去。敢意非常之寵。遽膺爰立之求。並進秩勳。益敦封食。三篇納誨。遠慙傳說之來。十事可行。近愧姚崇之進。顧視圭組。若臨冰淵。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姒之徽音。翼成康之嗣聖。敷求忠直。保乂成平。臣敢不職思其憂。義之與比。安社稷爲悅。期勉慕于前人。非堯舜不陳。庶答揚于休命。

忠肅集卷二

表

謝賜資治通鑑表

來事之師。莫如稽古。作者謂聖。嘉此成書。思前訓之共由。敕有司而申錫。敢期孤淺。曲被寵榮。竊以帝王之道。雖同。治忽之時。不一。史惟廣記。欲俾後世之多聞。書不勝繁。常患當年之莫究。簡則易治。統之有綱。恭惟先朝之緝熙。遂詔名儒而論次。網羅乎數千載之事。潔齊于三百篇之中。類集羣書。劉邵上皇覽之要。發明舊典。譙周成史考之篇。祕以名山之藏。進于華光之讀。今期傳信。更及分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學日新。孝思善繼。亦旣省觀于座右。又將訓迪于臣工。曾是衰愚。預叨恩禮。學如皇謚。方興表借之心。能愧班游。遂有家藏之幸。臣敢不玩篇籍之載。求臣子之宜。考終始以擇是非。因成敗以昭勸戒。庶見古人之大致。少副盛德之萬分。

謝生日賜羊酒米麵表七首

恩班中禁。慶集私門。每于生育之辰。膺此便蕃之寵。義無以避。情不自遑。臣旣齟而孤。爲貧以仕。賦分涼薄。逢時盛明。遂以斗筭之微。越承廊廟之任。設弧復旦。自傷弗逮于親存。頒餽示恩。敢謂不緣于人廢。綸

言溫厚。使節光華。將內府之醪。兼太倉之糴。麥禮雖有舊。恩實非常。此蓋皇帝陛下守位曰仁。使臣以禮道契兩儀。仁函萬類。恩爰慶賞。概及疏愚。盡鹿鳴之心。非徒推飲食之惠。効天保之報。願以致岡陵之崇。

序

璽書將訓。玉府班常。發爲好賜之仁。寵及誕彌之日。拜嘉興感。揣分戴慙。伏念臣學本小知。器難遠用。幸遭聖明。才不求備。之旦。亦沾左右。民所具瞻之司。惟涉事多艱。故易銷于精銳。而尸官既久。徒日積于謗譏。留顯絀而未行。識包荒之已厚。尚矜舊物。曲記始生。皇乎使節之光華。肅傳天語。餽以公臺之儀物。榮發私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謹六聖之典章。本二儀之亭育。亦旣飲食。推所以燕嘉賓之心。繼之廩庖。行所以養君子之道。顧惟極陋。孤奉至恩。誓堅忠義之持。仰報生成之施。

誕育紀辰。方起思親之感。匪頒錫福。遽瞻遣使之華。餐牽有加。醪醴惟旨。伏念臣志愚于古。材散而蟠。越承其政之圖。曾乏尊朝之德。留連歲月。辱三禁之四遷。窮竭技能。無萬分之一補。竊位之刑未正。匿瑕之澤已深。會析木之集辰。實左弧之紀日。敢期眷記。特沛訓詞。馳酒正之上尊。綴饗人之厚餼。歲膺慶式。幸積私庭。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貌四鄰。興行百禮。嘉與四海。同忠厚之政。惠及臣下。得燕樂之心。不緣無能。而廢故事。祿不逮養。虛饗推食之恩。進思盡忠。豈獨屬壓之幸。

猥以誕辰。上紆睿眷。敕公臺而發餽。賁私室以爲光。拜受以還。兢慙莫喻。臣越從轡冗。誤被延登。徒殫小知。無補興運。下考清議。未免竊位而妨賢。仰賴至仁。有以包荒而含垢。敢謂此日。記其始生。方懷顧復之

恩遽拜匪頒之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貌近輔。勸養衆材。飲食已盡其心。旣冒嘉賓之賜。福祿以報其上。敢忘萬壽之歌。誓竭忠愚。用酬覆燾。

生育復辰。方起思親之感。光華遣使。遽膺錫福之仁。內自省循。莫勝慙懼。臣志雖慕古。慮不極深。區區歲月之間。錄錄弼諧之地。上焉萬分之何所補。下焉多士之無所稱。尙容素飭。已愧善貸。豈謂門弧之舊。旦更頒函詔之深詞。餽以餼牽。勞之酒醴。此蓋太皇太后陛下道成萬物。公御羣臣。推所欲以及其私。不以人而廢其禮。祿不逮養。空饗儀物之豐。孝可移忠。惟誓捐糜之報。

使節皇皇。詔詞噩噩。賁以匪頒之數。寵其誕育之辰。內惟至愚。曷稱優渥。臣本非遠業。偶玷近司。雖葵藿自然。知傾于委照。而腹背之細。何益于高飛。素飭懷不稼之憂。肉食甘無謀之誚。未蒙澄汰。更辱眷存。祿弗及親。方感門弧之旦。人無廢禮。亟蒙臺餽之恩。授受以還。進退無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冒萬物。政稽二儀。欲以盡忠臣之心。推此養君子之道。予以馭其幸。仰戴于至仁。忠可移于君。誓堅于素節。

臺之有餽。本所以養賢。辰及始生。誤叨于錫福。感深銘骨。愧極汗顏。臣幸遭異知。擢備近輔。事君以道。福敢取于容容。當官而行。功不聞于赫赫。空饗優廩。日懼大訶。尙煩推食之恩。正及設弧之日。慈惠之渥。見于訓言。餼醴之豐。榮于私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丕冒。合日大明。道成乎物而不遺。禮不爲人而或廢。欲養不俟。常拜賜而念親。作忠可移。期捐軀而報國。

謝生日賜器幣鞍馬表

析木集辰。適及賤生之日。細書命使。遽推慶賜之仁。臚名物以在門。撫屏虛而跼地。伏念臣本非國器。誤玷宰司。當路妨賢。久懷于多懼。無功報祿。更積于內憂。徒依末光。未詒嚴譴。斗筭之器。旣盈而將傾。雨露之私。有加而無已。于此誕彌之日。曲煩齒記之恩。咨內府以班常。敕近親以將命。冰紈文綺。發珍筭之兼衣。儻革鏤錫。解上閤之良駟。攻金之器。璀璨。織文之幣。纖華。榮莫逮于報親。力非繇于稽古。服乘而拜。俛仰以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謹六聖之典章。篤四鄰之體貌。德薄而禮之厚。功少而錫之多。以尊隆本朝。以風勸在位。天高地厚。莫知圖報之宜。義重命輕。更識矢心之所。

乞外任表

臣聞事君必盡其誠。故當無隱。陳力有時而止。蓋以不能。輒傾底裏之懷。仰瀆高明之鑒。伏念臣所學昧陋。稟生拙艱。敢希常世之功名。徒慕古人之節行。逮四朝而竊仕。遭二聖之誤知。濫廁羣材。遂預初政。遷進歷塵于三省。首尾已及于四年。不繫去來。無能軒輊。匪惟智慮淺而已竭。加以憂患多而早衰。兩目頻昏。百骸多疾。遲徊戀寵。出入覲顏。內招竊祿之災。外坐妨賢之罪。與其待人言而後去。上煩典刑。不若揣己分以自陳。猶全出處。輒傾孤懇。願丐一州。伏望皇帝陛下。廊日月之明。廣乾坤之度。矜此已疲之犬馬。貸其無補于涓塵。特推從欲之仁。不惜分符之寵。使有民社。宣惠澤而下流。庶于桑榆。收微勞以自効。

再乞外任表

不備而惟其人。故輔臣必用賢者。無功而在其位。則詩人所以刺之。輒控籲天之誠。冀逃累國之責。伏念臣越從竊遠。擢實顯嚴。才不足以達政經。學不足以斷國論。無嘉猷以副虛佇之託。無重望以慰具瞻之心。顧慕留連。遂巡俯仰。雖皇慈之善貸。豈清議之所容。夫物理之常。器滿則必覆。古人之戒。位高者疾顛。加之多懼而積憂。足以早衰而易病。外雖強而中涸。目常眊而髮童。日迫傾危。上孤任使。再殫螻蟻之志。敢避鈇鉞之威。伏望皇帝陛下。大明燭幽。至道成物。察臣今日進退之計。本無他腸。貸臣累年尸素之愆。俾全晚節。庶稍循于禮義。免大玷于生成。藩宣儻畀于一州。報効敢辭于九隕。叩閭俯伏。得請是期。

再乞外任表

近上封章。願辭職任。恭承批答。尙祕俞音。輒再冒于譴誅。非敢輕于出處。臣誤膺獎拔。本乏器能。一預政幾。四更歲籥。有妨賢之積愧。無事道之顯名。每驚弱植之漂搖。常賴至仁之掩覆。滿溢必殆。盈虛有時。非不知聖神之運難逢。天地之恩未報。然材智止于如此。疏謬見于已然。用之易窮。如鼠之五技。去不爲少。若鳧之雙飛。況爵祿者天下之至公。難貪而久處。進退者人臣之大節。竊冀于少完。儻可効于涓埃。願何分于內外。伏望皇帝陛下。側其懇款。賜以始終。大譴大訶。稍飭黜幽之憲。有民有社。願膺共治之咨。誓將勤養于小民。尙得仰酬于洪造。

謝鄆州到任表

上書歸相。知政路之罔功。出守分符。荷天仁之從欲。仍以中連之節。臨茲故社之邦。內省幸榮。曷勝感懼。

伏念臣起身一介。竊祿四朝。比辱使令。擢從孤遠。初由蓬萊道山之府。載服柱後惠文之冠。以橫榻之散郎。正中司之執法。無爲容于左右。不自意其感通。遂預政機。繼塵宰枋。然而據非其所者危之道。技多而短者易以窮。空精銳之坐銷。曾分毫之未報。罪多而功不見。譽至而毀亦隨。思其所安。去猶有補。章哀祈者六七。詔敦諭而再三。不求所窮。惜東野之御將敗。敢釋其位。察次孺之辭以誠。祕殿清切以寵其名。東方浩大以爲之部。張良微志。止願得封于留。漢帝重恩。乃使歸侯于絳。以時去國。不日到州。示以印章。人生榮觀。識其城郭。心喜來歸。既見一方所部之吏民。具道二聖愛人之恩德。感嗟頓首。鼓舞瞻天。已獲逢白髮之故人。又得拜先楸于舊隴。書生之幸。仕路幾希。此蓋伏遇陛下純仁厚義。以康保萬方。至公大明。以照臨百辟。事叢至而有是非之辨。人雜進而識邪正之情。使肆戇愚獲全出處。臣敢不謹進退之義。厲始終之成。子子藩方。身雖在外。惓惓王室。心不謂遐。更期宣化之餘。益誓納忠之報。

賀南郊禮成表

聖人能饗熙事。備成皇矣。顧懷。賡擁肇禋之福。沛然敷錫。肆均大賚之恩。恭惟皇帝陛下。凝命乾剛。重熙離照。西清訪道。學緝于光明。東朝致恭。孝通乎上下。以小慈之心求助。以冕驚之道守成。謂大祀之重。五經謹始。郊以見上帝。朝薦真館。禋告太宮。候長日以道迎。肅圓邱而陟降。百神之靈受記。諸福之物致祥。宣室儲精。既逆釐于三極。端闈渙號。俾作解于羣方。仁入有生。歡通無外。臣叨蕃宣之任。布寬大之書。執玉甘泉。莫効駿奔之力。馳心魏闕。獲同慶賚之私。鼓舞昌辰。百倍常品。

上太皇太后賀表

精意以享。昭格天人之休。敷錫厥民。丕宣雷雨之慶。車書所底。蹈舞同榮。恭以太皇太后陛下。全德在躬。大公御政。夏塗山之教化。周太姒之勤勞。聲氣淵嘿。而賞罰行。堂闡天高。而夷夏治。扶維重器。自置于安平。擁佑清躬。益躋于聖教。吉禮咸秩。肇禋告成。寒暑正而風雨時。福祿來而菑害去。反始報本。丕錫福于洪禧。蕩垢滌瑕。與更新于庶域。有生茂豫。嘉氣橫流。臣幸守藩方。親承惠澤。雲天在望。跡類于周南。玉帛侍祠。必馳于漢時。

謝青州到任表

東方大國。莫如鄆青。愚臣何人。繼命帥守。莅官茲始。揣己不遑。伏念臣器蘊至淺。智靈弗競。遭會繼明之始。越膺共政之圖。三府空逮于六朝。千慮蔑聞于一得。雖進退必由其道。常願學乎聖人。而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于士論。寬典刑于司敗。假邱隴之使藩。報政稽期。實愧三年之魯。改符易地。猶叨四履之齊。惟時東秦。號一都會。士知禮義。境控海山。厥民富饒。少敝壞之舊習。其俗舒緩。有平易之餘風。謹于承流。可以無事。曾是迂愚之品。獲塵寄委之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健而粹純。豐中而光大。沈機以觀變化。定鑑以御妍媸。人無遐遺。材以器使。臣敢不振厲衰境。激昂至恩。簡禮去煩。稍究前修之治。推仁宣澤。庶求遠俗之安。儻集涓微。仰酬覆燾。

乞致仕表

事君主于無隱。誠必自通。陳力至于不能。勢宜知止。輒露引年之請。仰祈從欲之仁。伏念臣親際盛明。蚤塵華顯。文章不足以潤色。才業有愧于經綸。歷事三朝。殆踰四紀。內之清塗嚴闥。極侍從之榮。外之名城大都。徧藩守之選。乏嘉猷以告于后。無膏澤之下于民。徒以忠義愚直之心。期于弗變。至于得失利害之故。初不自謀。緣茲誤被于聖知。嘗亦預聞于國論。士儒至此。幸遇已多。比奉對于清閒。頗自陳于衰晏。出保留宮之鑰。坐安喬木之邦。惟厚祿不可以久叨。顧良時忽焉而如失。年齡浸邁。疾疹交乘。神明潰虛。難支于外慮。筋骸摧齮。頓異于前時。榮敢尙貪。福知已過。非特招滿盈之禍。懼將累覆幘之恩。迫此憂危。敢祈引謝。伏望皇帝陛下。曲矜舊物。深燭至誠。貸其無補于涓埃。哀此已疲之犬馬。許上還于印綬。俾退養于邱園。順服生經。儻保完于餘喘。顧陪鄉老。永歌頌于太平。上以成君父始終之仁。下以全臣子進退之節。伏望聖慈。許臣致仕。

第二表

敢期容眷。未賜俞音。懼汗雖濡。危誠難止。伏念臣材質極陋。跡援至孤。夤緣三聖之知。簡拔衆人之上。事功何有。祿位過盈。雖愛君之心。死然後已。而從公之力。耄矣無能。向被恩憐。許叨居守。厲衰殘而振迅。不免曠官。懷寵遇以留連。又將滿歲。災釁乘時。而或至。疾病攻老。而日深。形神之勞。兩皆敝竭。外內之敵。紛莫支持。臣非不知聖明之治難逢。天地之恩未報。迫茲頹朽。無以勉強。況今時不乏人。物皆遂性。自惟出處。無所重輕。曲煩優詔之丁寧。益重孤忠之感涕。伏望皇帝陛下。測其底裏。保以始終。俾解組以去。歸獲

全生而退養。逍遙漳浦之臥。休息茂陵之居。既以免鐘鳴不止之譏。又以脫器滿則傾之禍。陶然歌聖。樂以終身。則于君父之仁。豈特邱山之重。

第三表

未賜允俞。倍深感涕。在念舊之恩。雖厚。顧籲天之願未從。敢瀝肺膺。再干鈇鉞。臣蚤緣一介。獲際三朝。出入恩榮。周旋幸遇。積歲時而徒久。曾報稱之蔑聞。居懷竊位之慙。且困負薪之疾。比乘燕見。頗嘗懇激。于引年。貪奉德音。乃復逡巡而就次。坐持留鑰。又浹歲筭。衰齡益頽。壯氣益耗。精竭形疲。而莫之復。日改月化。而益以深。疾相與以侵陵。勢無因而勉強。俛俛末路。犬馬之力無餘。奄奄餘輝。桑榆之期有幾。故抗章告老。謝病乞骸。敢謂聖度寬大。而不忘其愚。訓言惻怛。而未容其去。雖事君之禮。要以承命爲恭。然陳力有期。至于不能則止。苟尙貪于厚祿。殆自迫于餘生。豈獨貪冒以取世譏。亦將滿盈而致陰禍。上孤覆燾。下喪始終。敢竭一誠。復申三請。伏望皇帝陛下。廓日月之明。而幽無不燭。推天地之造。而物皆遂生。特賜殘年。俾還重責。奉松楸而躬事。完桑梓以裕生。釋去軒裳。以消災危之數。輔近藥石。以冀衰疾之康。儻形神之可支。安畎畝以自樂。優游老境。歌詠聖辰。

謝分司蘄州居住表

伏讀訓示。俯循罪跡。理不容于萬死。恩猶畀其餘生。祗命奔馳。悼心隕越。伏念臣羈孤無助。勤苦自爲。承家本出章句之儒。所望不過州縣之吏。偶緣人乏。獲預于政機。寢以次遷。遂塵于宰席。以罍缶之器而渡。

江漢以黜懦之力而負邱山。空端一心。曾無遠慮。待罪朞月而已。固嘗不勝于人言。去國三年于茲。終至再煩于朝論。覺惡暴列。彈劾交興。擢髮不足以數罪辜。伏鑽不足以謝公議。敢累好生之德。曲推念舊之仁。祗令分務于別都。更俾安身于善地。咎深謫薄。感激涕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同德昊穹。紹休前烈。記臣久侍于帷幄。憐臣自蹈于典刑。昔常察其所安。未忍置之于理。如犬馬簪屨之賤。猶弗棄之。雖天地父母之慈。不過如此。臣敢不省非內訟。刻意自新。往咎莫追。長負誤朝之愧。來日無幾。尙堅糜骨之忠。

謝新州安置表

上負國恩。自干罪憲。悔心追悼。感涕莫收。伏念臣以一介之微。叨四朝之祿。當大明之繼照。由外服而賜歸。歷塵近司。實奉初政。心貪榮利。久竊位而無慙。識闇事幾。日播惡而不悟。仰累任人之哲。自貽誤國之愆。置散投閒。固公言之未厭。後咎餘責。謂顯戮之必申。尙蒙異恩。聊復遠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好生以奉天地。任德以法祖宗。載加震曜之威。備示存全之澤。譬父母之譴其子。或賜矜憐。然瘡痍之逼于身。何能淹久。儻厚德之可報。誓孤忠而弗渝。

代張安道南京謝表

天近威顏。初違于咫尺。地興王業。叨任于保釐。已見吏民奉宣恩德。戀榮兼甚。感愧內并。伏念臣奮由諸生。馴致臚仕。惟兩朝獎遇。寢階文武之崇資。雖一節始終。而乏涓塵之小補。曩從留務。起殿輔藩。逮歸覲于路朝。旋躋榮于薇省。雖時陟降。瞻奉于清光。曾無謀猷。仰裨于願治。屢緣頽晏。自丐便安。圭符之榮恩。

方頒于俞命。車服之賜禮特異于故常。洪惟別都。是謂大國。奉藏衣之原廟。謹留鑰之離宮。襟帶淮灘。左右齊楚。當舟車之一會。列府衛之萬兵。閭巷熟錦衣之榮。兒童習竹馬之舊。歲時足以展先楸之拜。恩禮足以交故老之歡。內省欣然。其何稱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作新大治。總厲庶工。憐臣之于踐更。既勞而久。察臣之于義利。粗識所趨。特示眷懷。寵綬優寄。敢不殫犬馬之効。庶以報乾坤之仁。

劄子

辭免監察御史劄子

竊以御史者。朝廷綱紀之所在。而天下公議之所出。居是官者。必得博學多識。剛明方重之人。然後爲稱其任。如臣誼蘊空疏。性智昏塞。材亡所長。名不著見。天聽之過。遽此拔任。深恐輕累風憲之地。而無以厭服天下之望。臣實不敢冒處。須至瀝懇辭免。伏望聖慈。特賜矜允。所有閣門敕命。不敢祇受。

再辭免監察御史劄子

聞命震恐。罔知所措。竊以臣之事君。雖以承命爲恭。然而不度己之能否。貪冒以任事者。亦不可謂之忠矣。今御史之屬。缺員日久。天下皆知陛下慎擇精選。思得行誼素重。可以表率在位之人。以充其任。而臣既無學術。以明考典故。又無素望。以取信清議。一旦出于過聽。強之此職。其何以副聖君所以用人之意。而允中外之望哉。伏念近歲以來。御史補外者。雖一時以言事得罪。然其人皆有公忠亮直之節。竊謂陛

下宜賜召還處以舊職。必能有補。以慰天下。如臣之愚。不敢冒處。所有敕命。乞行寢罷。

辭免御史中丞劄子

竊以御史府自近世不置大夫。而中丞爲之長。其職在肅正朝廷紀綱。繩遏內外奸枉。天下之事。無不可論。非夫有德有言。剛明厚重。臨義理而知所擇者。其誰宜居之。臣智疏材下。資淺望輕。承乏臺端。已逾器量。雖殫狂瞽。無補毫分。日懷失職之憂。敢意誤恩之及。陛下進臣名位。不若行臣之言。加臣寵榮。不若使臣無愧。況備官之未久。實揣分以難安。伏望矜察愚衷。追寢成命。

再辭免御史中丞劄子

臣供職以來。爲日未久。略無裨益。方俟譴訶。恩制橫加。莫知其故。衆人見臣超擢。將謂言事有功。則恐僥倖生心。妄想希効。沽激之義。傾訐之風。爭進紛然。卻致多事。然則臣雖以能言而進。其弊猶且若斯。況臣所論之無功。乃是當黜而反陟。且官爲御史。本在繩愆。苟身冒過恩。何以自信。此所以夙夜內省。踧踖靡遑。上繫朝廷懲勸之方。下繫臣子進退之分。

辭免兼侍讀劄子

伏念臣孤拙不肖。自待罪中執法。夙夜憂畏。志慮耗竭。長恐顛仆。孤奉恩獎。今復寘之經筵。豈敢當此。恭以皇帝陛下春秋富盛。嚮意經術。講讀輔道。正在得人。而儒學之士。布滿近列。猥以屬臣。實非其稱。伏望追還成命。非獨下副公議。而使臣安分畢力。以守職事。獲逃咎責。則陛下賜臣厚矣。

再辭免兼侍讀劄子

仰戴寵遇。懼不自勝。理有未安。義難苟止。方陛下嗣服之始。儲意經藝。將以尊所聞而極高明。凡在帷幄左右之臣。宜皆博訪宿儒。以極天下之選。而臣素無資涉。德義不聞。此臣揣分而不敢受也。又臣自去冬初備臺職。首曾言講讀臣僚。宜慎擇經術之人。當時頗蒙采納。今若冒榮濫處。則是前日之言。臣自以爲已實能堪之。此又臣畏義而不敢當也。伏望察臣區區。非有飾說。特賜寢罷。

辭免尙書右丞劄子

暴聞寵命。驚隕失次。伏念臣淺聞寡識。無所肖似。昨蒙召自孤外。任以風憲。愧無古人正色獻替之效。莫副陛下虛已聽納之公。覲顏尸官。日俟罪譴。敢冀誤寵。擢實近司。今二轄之官。爲四輔之任。用人當否。繫國重輕。況舊德老成。布在要近。其聞望皆出臣之右。其踐歷皆在臣之前。舍而不求。乃此虛受。苟輒冒處。必致顛危。伏望追寢。以安愚分。

再辭免尙書右丞劄子

天聽甚高。愚誠不達。典頒訓敕。益用震惶。臣竊以士平居時。常歎無位以行其道。臣今幸仁聖在上。好善求材。長短畢用。遭遇斯時。而擢于可爲之地。自人情觀之。宜若可以奮迅而進也。臣所以逡巡不敢受者。蓋逢時愛日。雖當汲汲。而審已揆分。又有義存焉。臣愚而多艱。或可以小用。不可以大受。苟力不能自量。學未能自信。而遽務謀謨國事。是所謂苟得者。其于國體爲累甚大。臣一身顛仆。安足道哉。伏念中執法

其任已重。常憂不勝。今願得因此并解言責。別除一閒局。庶可以自効。伏望察其誠心。哀而憐之。

再辭免尙書右丞劄子

使車光華里。閤榮歎。拜制詞之深厚。聽口敕之丁寧。恩渥有加。兢慙無地。臣非敢僞爲廉退。以邀譽于流俗。亦非肯故自違慢。以干誅于憲典。實以陛下今日之勢。于左右政事之臣。必當純用德望。乃可以重朝廷而鎮羣下。臣材質鰲下。自度不可大任。故不避再三稽命之戮。實愧玷聖明。知人之鑒。伏望追罷恩制。改任賢傑。庶允公議。以全螻蟻之命。伏聞御史中丞已差人訖。敢乞別賜一差遣。亦足以自効。

辭免中書侍郎劄子

伏念臣出于孤平。驟遭識拔。備員省轄。漫已逾年。雖矢心畢力。圖報萬分。而略無善狀。日俟嚴譴。方欲自爲投劄之請。豈敢更冒遷次之榮。況中書之地。幾政所出。其所付任。尤須得人。臣自揣量。實難稱副。

辭免門下侍郎劄子

臣才質空陋。久玷近列。徒以國恩未報。未敢引身退避。而累蒙遷擢。職位愈高。退自揣量。實不遑處。況東臺出納制命。其任尤重。伏望察臣不逮。收寢新命。以允公議。

忠肅集卷三

奏議

乞結絕亳州獄奏

臣伏見亳州官吏。昨以住滯俵散青苗本錢。朝旨下本路轉運司差官取勘。及今累月。尙未結絕。訪聞命官及干繫人等。在禁者其數甚衆。遂成大獄。驚駭物聽。臣愚以謂本州官吏所犯。止于不依限支散青苗錢。其罪可以一言而定。非有晦隱難窮之狀。而起獄不止。有司未測朝廷風旨。張皇事勢。連逮證佐。當此暑月。追呼淹繫。殊可矜恤。欲望陛下速降指揮。嚴責勘司。須令日近完結。其證佐人逐旋先次疏放。所貴盛夏不至淹延。取進止。

論役奏

臣伏見近日有畿縣百姓數百人。就宰相居第。告助役新法不便。及詣開封府出頭。又赴御史臺陳訴。稱係東民稅戶。今來令出錢助役。各係貧戶。生業微薄。每年賦稅并諸色官債。已是供輸不前。難于更出助役錢數。及稱提點司升起逐戶等第。已蒙曉示起納期限。數百人往來街市。京師喧然。臣竊以畿甸者天下根本之地。常宜安輯之而愛養其財力。使有豐佚閒暇之樂。故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義。所以重都

下根本之勢。昨者團結保甲。是時西邊用兵。法令一出。民間驚騷。至今憂惑而未寧。今又作法。使人均出緡錢。非時升立戶等。期會急迫。所以人情惶駭。無所赴愬。恐非所以強幹重內。愛人寬役之意。實由有司未能奉宣陛下大均之意。以立法度。乃爲此等紛擾。臣伏願先降指揮。告示逐縣。今來新法。未得施行。別聽朝旨。以安衆心。然後乞根究昨來承准。是何條制。輒有升降戶等。及如何出榜。依理施行。所在役法。臣愚欲望陛下深求民情。博采中外之論。再行講求其要。不至重斂動衆。而可以經久者。而後行之。繫民休戚。此最大事。惟陛下謹慮而審取之。天下幸甚。

貼黃

臣聞王廷老張覲將兩浙差役合用錢數。增起一倍。科在民間。本路人情嗟怨不安。今來府界又敢擅升戶等。此等皆是妄意朝廷。欲以羨餘爲功。臣竊慮諸路亦有似此擅升等第。多配役錢去處。乞速降指揮。嚴爲約束。

論用人疏

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而無聚斂。其有愛君之心。憂國之言。皆無以容于其間。今天下有喜于敢爲。有樂于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寢成。漢唐黨禍必起矣。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

察好惡。前日意以爲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爲短者。今更用其長。稍抑虛譁輕僞。志迫忘遠。幸于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收過與不及之俗。使會于大中之道。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案〕本傳。摯爲監察御史時。入見神宗。面賜褒諭。因問摯從王安石學耶。安石極稱器識。摯對以少孤獨學。不識安石。退而上此疏。今永樂大典本闕。謹據宋史補入。

論助役十害疏

臣聞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言人君雖有仁心仁聞。苟不因先王之道。爲良法度以行之。亦不免于民不得被其澤。恭惟陛下至誠好治。憂念元元。謂天下役法久失其平。故慨然有意其大均之也。然有司建議立法。頗無以上副詔旨。而下協人情者。臣請言之。其法曰。率錢助役。官自雇人。臣謂其事不可勝言。而略陳其十害。天下戶籍。均爲五等。然十七路三百餘州軍千二百餘縣。凡人之虛實。役之重輕。類皆不同。今斂錢用等以爲率。則所謂不同者。非一法之所能齊。若隨其田業腴瘠。因其所宜。一州一縣。一鄉一家。各自立法。則紛錯散殊。何所總統。非所謂畫一者。其害一也。新法患舊籍之不得其實。故令品量物力。別立等第。以定錢數。然舊籍旣不可信。則今之品量。何以得其無失。不獨騷擾生弊。亦使富者或輸少。貧者或輸多。其害二也。上戶常少。中下之戶常多。上戶之役數而重。故或以今之助錢爲幸。中戶之役簡而輕。下戶役所不及。故皆以今之助錢爲不幸。優富苦貧。非法之意。其害三也。新法所以令品量立等。不取舊簿者。意欲多得雇錢。而患上戶之寡。故臨時登降。升補高等。以充足配錢之數。疲匱之人。何以堪命。近日

府界其事已驗。其害四也。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不可闕。則是助錢。非若賦稅有倚閣減放之期。其害五也。夏秋二熟。農人惟有絲絹麥粟之類。而助法欲用現錢。故須隨時貨易。逼于期會。價必大賤。借使許令以物代錢。亦復有退揀壅塞及資緣乞索之患。其害六也。兩稅及科買貸債。色目已多。使常無凶災。猶病不能給。又起庸錢。竭其所有。恐斯人無悅。而願爲農者。天下戶口。日當耗失。則去爲商賈。爲客戶。爲惰游。或父母兄弟不相保。抵冒法禁。折而入下戶。大則聚而爲盜賊。其害七也。徼倖之人。又能資緣法意。虛收大計。如近日兩浙科起一倍錢數。欲自以爲功。而使國家受聚斂之謗。其害八也。夫旣爲之民。而服役于公家。迺所謂治于人者事人。天下之通義也。況鄉縣定差。循環相代。上等大役。至速者猶須十餘年。而一及之。至于下役。則動須一二十年。乃復一差。今使概出緡錢。官自召雇。蓋雇之之直。不重則不足以募。不輕則不足以給。輕之則法或不行。重之則民不堪命。其害九也。夫役人必用鄉戶。蓋以其有常產。則必知于自重。性愚實則罕至于欺公。舊法雖有替名。鄉人自任其責。今旣雇募。恐止得輕猾浮浪奸僞之人。則所謂帑庾場務綱運。凡所以生財者。不惟不盡心于幹守。亦恐縣官之物。不勝其盜用。而抵冒法令。罪獄日報。至于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吏之類。職在捕察賊盜。發行文書。追督公事者。則恐遇寇有畏逸之患。因事有騷擾之奸。而舞文鬻事。無有虛日。其害十也。夫民可安而不可動。財可通而不可竭。以臣之淺聞寡見。而所列如此。其沸于民口。有大于此。而臣未敢有言者。其又何窮。然臣嘗爲陛下博訪而深計之。蓋天下差役。莫重于衙前。今司農新法一項云。鄉戶衙前。更不抽差。其長民人等。並聽依舊將天

下官自出賣到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戶助役錢數以酬其重難。臣謂此法有若可行。然坊郭一等戶自來已是承應官中配價之物。及饑饉盜賊河防城壘緩急科率。郡縣賴之。今亦難爲使之均出助錢。外舊來官中將場務給與衙前對折役過分數。然多是估價不盡。虧卻官中實數。今既官自拍收。用私價召賣。則所入固多。又應係衙前當役去處事件。官爲裁省。使無舊日糜費。而支酬之際。稍優其數。則人情必當樂爲。可寬鄉戶重役。而似無害民之事。臣乞陛下將此一法。詔有司講求其詳。逐路坊場錢數。可以了得。本路召雇衙前酬獎。則詳其條目。行而觀之。以三二年間。若見其利。則其他役法更革無難矣。所在助錢之法。伏望早賜審斷。一切寢議。以幸天下。夫更令創制。可以漸而不可以暴。況欲內自畿甸。外至海隅。一概率錢。可謂重斂。又欲迫急而成之。使生靈不得以自全。陛下安得不慎重其事哉。

論助役法分析疏

臣近曾上言。論助役之法。其害有十。今奉聖旨批送。下司農寺曾布劄一條件詰難。奉聖旨令臣分析者。竊以助役之法。有大臣主之于中書。有中書之屬官及御史知雜者。講畫于司農寺。有大臣所選擇監司提舉官行之于諸路。上下布置。其勢若此。可謂易行矣。然曠日彌年。未有定論。可以爲法者。其故何也。不順乎民心而已矣。民之所不欲。古今未有可以勢力強而成者也。故雖命使者奔馳道路。稟之于內而劫之于外。然其擬議參差。條制殊異。衆情紛然。不知其可行之計。則此法利害。明若觀火矣。臣有言責。故前日采中外士民之說。敷告于陛下。今司農之辯說既如此。陛下以臣言爲是耶。則事盡于前奏。可以覆視。

陛下以臣言爲非耶。則貶黜之而已。雖復使臣言之。亦不過所謂十害者。不惟費辭文過。煩紊天聽。而風憲之官。豈與有司較是非勝負。交口相直。如市人之交競者。則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有司謂臣等險詖欺誕。則上有陛下之聰察。而下有中外之公議。所謂中有向背。則臣所向者公。所背者私。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今方辯助法之利害。而無故立向背之論。以朋黨之意。教誘天下。此可駭也。所謂曾無畏忌。則陛下之法。臣所畏也。陛下容受忠直。臣爲御史。實不敢隱情自爲忌諱。今司農欲使臣畏忌權臣。則誠臣之所不能者也。伏望陛下將臣前後所論助役章奏。與司農之言。宣示二府大臣。中外百官。以考是非。若臣言有所取。則乞速罷奏議。以安天下之心。若稍有欺罔。則其重行竄逐。以謝專權之人。而戒妄言者。

分析第二疏

臣昨日准聖旨。批下司農會布劄子。爲詰臣所言助役事。尋已具分析奏聞去訖。臣竊以耳目之于人也。事物過者。必見必聞。以赴其心。而心必受之。未有不信其耳目。而反以其能視聽爲疑者。先王以言置官。代天子耳目。內外相信。無以異于一體之相爲用也。其言雖直必容。雖多必受。則國家安治。不然則反此。故謗木諫鼓。不設危亂之國。鼎鑊斧鑕。不在聖明之朝。恭以陛下躬上聖之德。好問樂善。凡延見臣下。雖賤官小吏。必溫恭和容。以訪逮之。此堯舜之盛也。然至于臣等以職事爲言。則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農挾寵以護改作。大臣設法以蔽聰明爾。因事獻忠。敢一言之。今天下之勢。陛下以謂安耶。

治耶抑未耶。苟以爲未安未治也。則以陛下之睿智。言動起居。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至于安治者。將誰致之耶。陛下卽位以來。注意責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己任。得君專政。安石是也。二三年間。開闢動搖。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竟。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淤田也。則費大而不效。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强民以應令。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絕者。將一年而未已。其議財也。則商賈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徵利也。則下至于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賢人事君行道。必馴致之有漸。持久而後成。至于設施。皆有次序。今數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者旁午。牽合于州縣。小人挾附佐佑于中外。至于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儇辨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鑿民者。謂之通變。能附己者。不次而進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招者。爲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謀議。所以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屬掾會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乃在布後。故奔走丐乞者。布門如市。雖然。猶有繫國家之體而大于此者。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年之成法。則剗除廢亂。存者無幾。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陛下亦嘗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有軋己者。而權可保也。去異己者。則凡要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今所以制馭天下者。是己之所爲。而陛下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嗟夫。此

事之實也。其名則曰革弊而興治。是以陛下樂聞其名而難察其實也。夫賞罰號令。乃陛下所以砥礪天下。而鼓動四方以爲勸信者。今有人焉。能舞公事以傾勳舊。能興大獄以逐官吏。其事是耶。乃其職爾。何至超任以爲職司耶。趙濟是也。又有人焉。以渭源田欺罔始。旣以此得罪。而終復以此增秩。王韶是也。程昉事漳水以興大役。困一方而無成功。趙子幾挾情以違法禁。按吏以防民言。則皆置而不問。乃是賞反施于聖人之所當罰。罰不及于王法之所當誅也。畿邑之民以助錢爲訴也。陛下聖旨。令召情願。東明知縣以不能禁民有訴而被劾也。陛下聖旨。止令劾擅升戶等之事。二者皆獨斷之善政。而中書皆格而不下。此則陛下之號令不行也。西師無功。而曰非朝廷之本謀。天下但見給軍之費。輦出于京師。空名之誥。馳下于西路。又命一知制誥于將幕。使專代天子之言。報復號令。絡繹于道。苟以爲非耶。何不止之。迨其事敗。則曰非政府謀也。捐費緡錢。以千萬計。秦晉之人。肝腦塗地。日增軍旅之怨。結邊疆之釁。而不自請咎。乃致陛下發中詔以責躬。抑徽號而不受。忠義之士。誰不痛心而疾首。至如助役之法。臣嘗言之矣。其條制纖悉。臣雖未能究見。然終以謂使天下百姓賦稅貸債。公私息利之外。無故作法升進戶等。使之概出緡錢。皆非爲人父母愛養基本之所宜爲者。故臣謂之聚斂。非妄言也。陛下任遇輔臣。如此其重。而致主之術。乃用此道。是皆大臣之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今旣顛謬乖錯。敗亂綱紀。知天下之不容懼宸衷之回悟。以謂雖中外之士。畏避無敢言者。然其尙敢言者。獨御史有職爾。故又使司農熒惑天聽。作爲偏辭。令臣等分析。以摧沮風憲之體。艱梗言路。欲其憂憚苟容而緘默。或欲撩其危言。從而擠逐。

不知忠臣節士。雖戮辱不懼。所以盡事君之義爾。今羌夷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疲潰未瘳。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困財力。縣官匱竭。聖君恭勤思治。萬方之所知。而在輔弼者。方欲蔽天聰明。使下情不得而上達。其何心耶。臣願陛下思祖宗基業之艱難。念天下生靈之危苦。少回幾慮。收還威柄。深恐異時專權肆志。將有陛下所不能堪者。則必至于虧失君臣之恩。是今日養之適所以害之也。若夫馮京王珪。同列預政。皆依違自固。不扶顛危。雖心悟其非。而無所抹正。己之進退。又嬖倖而不決。皆非所謂輔臣之體。臣四海之內。孤立獨進。陛下過聽。任以風憲。嘗竊思之。近歲臺諫官。疊以言事罷免。豈其言皆無補于事歟。豈皆願爲訐激險直之語。以自爲名而去歟。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治湍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漸導之。不可以隄防激鬪而發其怒。不惟難爲功。亦爲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竊慕君子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達于理。辭順而不屈其志。庶幾愚衷。少悟天聽。而亦不敢倖倖然如淺丈夫。以一言一事輕決去就。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而無所裨補。思以上全國體。而下亦能久其職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纔十餘疏。其言及助法者止三疏耳。當天下多事之時。而臣言簡緩。又不足以感悟。則其負陛下亦多矣。不意大臣之怒。已至如此。令臣等分析之事。前代無之。祖宗無之。近年已來。乃爲此法。以摧言者之氣。方陛下孜孜聽治。嘉于納諫。而大臣所爲。則不得正目而視。此所以發臣之狂言而不能默也。伏願陛下深察事物之變。用安靖之治。以休生民。有所措置。以大小緩急爲先後之序。以義利經權爲本末之辨。自茲凡有獻替于陛下者。乞有以誘掖獎厲之。罷分析之命。以尊嚴朝廷。而養多士敢言之氣。臣

不勝惓惓憤懣。愛君待罪之至。

代留守張方平留闕伯微子張許三廟奏

伏見司農寺奏請降制。應天下祠廟。並依坊場河渡例。召人承買。狀取淨利。本府管下所管祠廟五十餘處。各已施行。內有闕伯宋公微子廟。闕伯廟歲納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三貫。並三年爲一界。臣竊以闕伯遠自唐堯遷此商邱之地。主祀大火。而火爲國家盛德所乘。而王本廟歷世尊爲大祀。微子宋之始封君。開國于此。亦爲本朝受命建號所因。載于祀典。垂之甲令。所當處潔。以時奉祀。又有雙廟。乃是唐張巡許遠以孤城死賊。所謂能捍大患有功于民者。今旣許承買。日後小人以利爲事。必于其間營求招聚。紛雜穴鑿。何所不至。慢神瀆祀。莫此爲甚。歲收甚微。實損大體。自餘利害。不敢盡言。欲乞朝廷詳酌。留此三廟。特免出賣。以稱國家寅恭興祀。崇尚前烈之意。

乞慎擇講讀官奏

臣竊以聖人之德。其聰睿神智。固天性之所自有。然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孟子亦謂人皆有是四端。猶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在乎充之而已。苟不充之。將失其本然之性。則雖聖人。方其始也。學問以達之。範圍以成之者。其可少哉。昔者周成王幼沖踐阼。其師保之臣。傳之德誼。道之教訓者。周公召公太公其人。也。夫左右之人。旣如此。則成王雖幼。其耳目所入。蓋無有不正者矣。我仁宗之初。亦以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爲侍讀。馮元孫奭爲侍講。惟茲數人。皆名儒宿德。極天下之選。是時方親庶政。聽

斷之暇。每于雙日召使入侍。講說經典。或讀祖宗故事。盛明之政。慶澤無窮。恭惟皇帝陛下。紹膺天命。傳序統業。夫以異稟之資。夙成之善。而又有太皇太后陛下之至仁厚德。保護開祐。所以成就者。罔不備至矣。然方春秋鼎盛。在所資養。左右前後。宜正人與居。語默見聞。宜正事是接。所以起善養源。保微慎始。尊德美而長智習。致廣大而熙光明。則勸講進讀輔導之官。其可不慎擇也哉。伏見兼侍講給事中陸佃。蔡卞。皆新進少年。越次暴起。論德業則未試。語分望則素輕。使在此官。衆謂非宜。伏請罷其兼職。以允公議。仍欲望聖慈于內外兩制以上官內。別選通經術。有行義。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遇非聽政之日。使殿燕坐。時賜廷對。使之執經誦說。陳天下之義理。古今君臣父子之道。以廣睿志。仰副善繼求治之意。臣不勝愚款。取進止。

請依程頤所乞奏

臣伏覩制命。以布衣程頤爲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者。恭以尊儒重道。振舉遺逸。使天下歸心。固聖朝之所宜爲也。然臣竊惟進退者。臣子之大節。爵祿者。天下之公器。進退不失其義。則人道立。爵祿不輕所與。則士心勸。二者蓋不可不慎也。頤始則節行自守。陛下高其風。故以州推官。西京教授起之。頤既力辭。從而赴召。而陛下又以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待之。頤既至。未卽受命。而陛下又賜之延對。官之以通籍。置之於經筵。蓋頤之遜避不已。而陛下恩命每有加焉。臣恐頤于出處辭受之際。有難安者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孟子曰。仕有時乎爲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頤好學求志。有君子之行。遭際盛世。其心

豈徒欲以聲名自售哉。固願有所未就也。願親老家貧。兄顯有賢行。官不達而死。在願之義當仕也。爲貧而仕。則若孟子所謂居卑者可也。今有譽而不試。每辭而加進。臣之是知願之不敢受也。若夫紛紛之論。致疑于願者。非獨如臣之言也。直以謂自古以來。先生處士。皆盜虛名。無益于用。若願者。特以迂闊之學。邀君索價而已。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願等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乎上。故不聞爾。又以謂願辭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舉布衣。故事具有。是願之志欲爲种放常秩。而亟欲得臺諫侍從者爾。臣固知論者之或過也。然而是非疑似。陛下亦不可以不察也。聖人自有中道。過之則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則亂。伏望陛下審真僞。重名器。聞願方辭恩制。乞降指揮。依願所乞。成就其節。止授以初命之官。旣使得以祿養其親。又使受之有義。免于似是之謗。後日見其可用而進擢之。蓋未晚也。于陛下尊德舉賢之道。無過不及者。不亦休哉。取進止。

貼黃

聞願有所建請數事。如欲令經筵侍臣坐講之類。又有非所宜言者。衆傳以爲笑。不知有是事乎。惟望速降聖旨。依願辭免。但命之以初官。試之以西京教授。庶幾成願之志。完願之節。以息羣議。而亦不害異日擢用也。夫廉恥不立于天下也久矣。今幸有一人焉。若授受不當于義。則使天下靡然。益不以廉恥爲事。豈不重哉。

乞增諫員及許察官言事奏

臣蒙恩過聽。使備員御史。固將竭盡愚論。知無不及。而竊惟陛下卽阼臨政之始。其所先者。宜莫若廣言路。故臣今就職之日。首獻其說。蓋聖人以一心御萬事。而無遺慮。以一視周四海。而無遺照。非能身親而目得之也。爲能資諏訪度。致人之言。開闢其塗。使無壅蔽。上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下之雖工瞽執技之賤。芻蕘負薪之陋。皆得輸意自竭。雖然至前。而聽吾之所擇。惟懼乎言者之不能多。祖宗以來。諫官御史。張設員品。罕不備足。凡在職者。皆有言之責。臣今伏見諫官止有大夫一員。御史臺自中丞而下。雖十員。然止于中丞侍御史兩殿中。法得言事。外監察御史六員。專于察治官司公事文書之稽違者。而不預于言。則是在朝廷以言爲官。而任其責者。裁此五人而已。天下之大。臣工之衆。權強之漸。朋比之萌。民之休戚。政之利病。其于獻納伺察。誠恐耳目之未廣。事或有不得盡聞于聖聽者。此非帝王明四目。達四聰。開衆正。屈羣策者也。臣欲于諫院增置諫官數員。本臺六察御史並許言事。其所領察耳目。不廢如故。所貴共盡忠力。交輔聖政。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依旨推擇監察御史奏

准尙書省劄子。節文臣僚上言。近降指揮。御史臺察官並許言事。臺官共置六員。則在臺入員之中。當減二員。莫若指揮長貳。察視本臺。除言事官外。某可使言某可罷。奉聖旨依奏。續准尙書省劄子。朝散郎試御史中丞黃履奏。現今監察御史六員。除劉拯外。其五人並係臣論薦。伏念臣旣嘗稱其材以進之。又擇其不材而退之。在臣私義。實恐未安。欲望聖慈指揮。止令侍御史劉某推擇。奉聖旨依奏。並劄付臣者。右

謹件如前。臣契勘本臺監察御史六員。舊來專領察按。近制並許言事。逐官皆係臣僚保薦。堪充御史之人。今除陳次升一員。現今奉使差出。臣未之識。外有劉拯安惇二員。到任久次。可以減罷。伏望聖慈。量才別加任使。其餘合依近降朝旨。指揮施行。

乞依舊令封駁司關報差除奏

檢會准元豐五年五月七日。門下省劄子。門下省奏據給事中廳狀。封駁房勘會。昨舊封駁司准元豐三年七月十八日。中書劄子節文。御史中丞李定狀奏。乞應有差除。並令封駁司限當日關報本臺。奉聖旨依奏。續准當年九月二日。中書劄子節文。同知諫院蔡卞奏。乞應有差除及改更事件。並令封駁司抄錄關報。奉聖旨。應差除及改更事件。到封駁司者。並令抄錄關報者勘會。近准新制。撥封駁司歸門下省。爲封駁房。其舊封駁司准朝旨廢罷。又准官制新條。諫院已廢。諫官係中書門下官。外卽不言舊條。合與不合行使。所有本房承受差除及改更事件。今來未敢依舊關報。亦未敢便行。住關白帖子稱。如合依舊關報。未審以何司存爲名。如以本房緣已隸門下省。若以本省。又恐內省無關報外司之理。及檢會式令。卽無門下省關牒外司條式。奉聖旨。更不關報。臣竊以朝廷慎于出令。故使官司更爲檢察。內之則門下得以封駁。外之則臺諫許其論列。然朝省之上。事有漏泄。禁罪不輕。人誰敢傳。若非門下以司關移。則臺諫所聞。常在命令已行之後。此定與卞之所以有請。而先帝所以從之也。其後給事中徒以封駁改司爲房。又疑內省不敢關報。外司遂作申稟。致有續降指揮釐革。今來惟是敕命已至。六曹已作奉行。方始隨事。

關報。苟理有未安。給事中失于駁正。或雖駁而失當。其差除之告命。政令改更之制。往往已授受施行矣。而臺諫官方從其後論之。雖以聖慈優容聽納。必無難于追改。若或者以謂號令已行。不可反汗。則是雖設之官。而無補于事也。故臣愚欲乞且用元豐三年指揮。凡差除及改更事件。並令門下封駁官。依舊于當日關報。諫官御史臺。所貴成命未下。先事裨補。而朝廷亦易于施行。

貼黃

封駁司改爲房。名號雖亦小異。而事任不殊。若謂不可用關。恐合以給事中移牒。逐處乞詳酌。

乞令臺諫先次上殿奏

臣昨于十一月十日曾具狀奏。乞先次令言事官上殿。不蒙施行。後來竊聞恐候開年降指揮。以此不敢頻有申請。今來已是歲盡。伏望早賜聖旨。先次許令臺諫官上殿奏事。所貴公議人情。不至隔塞。得以詳悉開陳。上達天聽。

論三省樞密院差除奏

臣准吏部牒。十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唐淑問除左司諫等事。又牒十月二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陸佃等罷侍講事。臣竊睹自來朝制。及近降官制格。凡差除有中書進擬者。有樞密院者。有三省者。有三省樞密院同進者。蓋建官分職。各有所治。法無相參也。三省樞密院同取旨者。似止于差除帥臣。邊鎮大吏。內臣近上。差遣而已。今來差諫官。罷侍講。不識樞密何爲而預也。外言籍籍。皆以三省容

縱密院侵紊政體。莫不疑異。臣竊以國家所可恃者在綱紀。大臣所宜守者在名分。綱紀正于上。則下無邪志。名分治于下。則政無多門。一有奪移。何患不起。况朝廷今日正當尊強君道。謹守祖宗法制。嚴臣下之分。以消壓權僭之心。今廢置官吏。陛下大政而三省之事也。樞密院非其職。逾法出位。橫造議論。公然犯分。臣恐積微至著。交亂官守。漸行私意。以害政事。上則陛廉之等慢。下則傾奪之患生。杜漸防微。實繫國體。欲望聖慈。特降詔旨。戒諭三省樞密院臣僚。凡以差除擬進者。各依自來條制班次取旨。所貴正名定分。事無侵逾。以尊朝廷。以正在位。取進止。

貼黃

臣又慮上件差除諫官等事。曾降聖旨。特許樞密院同進。借有特旨。乃是聖恩優禮執政。欲合同衆論之意。而大臣之節。自當引義辭免。惜朝廷綱紀以安分守。不應乘便冒進。漸墮失體制。

忠肅集卷四

奏議

歲旱乞修政事奏

臣伏見自入冬以來。並無雨雪。亢陽爲厲。被災甚廣。羣情嗷嗷。驚憂四顧。考原經典。可謂大異。夫人之氣。與天地陰陽之氣。相爲出入。流通而往來者也。人情和于下。則天道順于上。人事乖于此。則天變效于彼。是謂天人相與之際也。故聖人之事天也。知其在上不遠。應以類至。則凡祈禳消伏。以謂末節小數。而專修政事以應之。竊以陛下委國仰成。與之均休戚。同榮辱者。不在三省樞密院執政之臣乎。今廟堂之上。大臣八人。情志乖睽。謀謨不一。無同心同德之節。有分曹懷貳之意。故議政之際。排抵依違。相激相鬪。其語往往播在中外。所以政令壅隔。而不下。文書稽滯。而不行。官爵濫于無名。而不應于典故。公道屈于貴近。而獨施于疏遠。私邪朋比。上下隔絕。况當皇帝陛下淵默諒闇之日。太皇太后陛下制出房闈之時。朝廷政權盡在大臣。而大臣不咸如此。故天下但聞頗僻之事。而不見和善之政。政不和。則人情不和。人情不和。則天地之氣繆沴而生。此變也。書曰。肅時雨若。五行傳以謂冬旱政舒緩之所致也。今上下可謂不肅。朝廷之政。可謂驕慢廢弛。號令可謂二三不振矣。古者災異水旱。咎在變理陰陽之官。故策免三公以

塞其譴。今來歲已窮盡。早曠如此。宿麥在野。無潤澤之人。春氣相乘。有疫癘之變。生民一歲之大命。豈可不念之哉。又一月以來。日青無光。風霾昏翳。考之占驗。皆非小變。而上之人。恬不以爲怪。此中外之所以恐懼而不寧也。伏望聖慈。深省上天警告之意。俯察朝廷乖戾之變。特詔大臣。修飭政事。凡賦斂之害人者。法令之未安者。大改而更張之。至于決獄訟之私枉。趣諸司之稽違。進忠良。退阿諛。通蔽塞。去疑貳。務以至誠實事。上塞天譴。下救生民。則和氣之應。將不旋日而得之矣。臣不勝惓惓之心。取進止。

貼黃

今外議皆謂朝廷自升祔以來。政事懈弛。不及日前。此蓋有以召之。非虛言也。

乞禱雨疏

臣伏見近日都城之中。火災頻起。人情惶懼。轉相驚訛。蓋自冬春以來。久旱所致。今晝夜暴風。氣候乾燥。故易以致火。必得雨澤。乃可消伏。欲望聖慈。命官精潔祈禱。以安人心。以致天澤。兼已近四月中氣。春麥方實。夏麥將結。正渴雨之時也。伏乞速降指揮。取進止。

貼黃

臣按五行傳曰。賢佞分別。官人有序。率由舊章。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恭惟陛下聖政英斷。其于辨別賢佞。固已至矣。然更願陛下常以此事留心。勿使讒言可進。邪或勝正。則天人之際。應如影響。一雨不難致。而濫焰息矣。

歲旱待罪奏

臣等伏睹春夏以來。旱沴深廣。徧走羣望。雨澤未應。上煩聖慮。焦勞惻怛。奉今月九日詔書。避殿損膳。深自退抑。臣等伏惟災異之應。必由政事。政事失當。咎在臣等。今乃致陛下降刻責之言。裁居養之節。則是歸過君父。臣等夙夜悚惕。伏望特賜罷黜。以懲不職。或先次依故事各降官職。庶幾少謝天戒。臣等以三省闕人。不敢閣門待罪。各且在職聽命。伏乞早賜處分。

論政事稽滯疏

蓋聞傳曰。朝廷正則百姓理。又曰。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今夫上之人誠能同德一心。盡公憂國。則必有和善之政。而下無朋比之士。苟人有異意。轉相非疑。則必有僻違之政。而下有向背之俗。于是民被其害矣。臣伏見昨者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聽治之初。惠綏天下。去民之所同患。更法之所不安。至于振淹滯。絀貪刻。發政施命。無有虛日。故近自畿甸。至于海隅。莫不鼓舞承風。頃耳以聽太平。而近者一兩月以來。政事號令之見于施行者。曠然希闊。中外顚顚。無所聞見。深求其故。皆以謂執政大臣情志不同。議論不一之所由致也。有陰拱以坐觀者。有陽合而內睽者。有強橫以肆制者。有忍恥以懷咎者。滯事積前。相顧而不發。故仁澤屯下。上而不下。庶事壅于朝。而不行。以至文書稽留。人情隔塞。聖人之化。雖日久于其道而後成。然固有緩急之勢。今事至輕小。明有比例。或止于一法令之增損。一官吏之廢置。猶不肯倡端主論。則方今邊鄙之大利害。賦役之大是非。天下百姓之困苦。如在倒垂而望解者。當誰任其責。何

時而議也。幸遭聖明。哀愍元元。爲廟朝大計。而謀國之人。方身是卹。方私是圖。坐玩歲月。亦可謂不仁矣。況今皇帝陛下。以盛年居諒闇。太皇太后陛下。以垂簾而稱制。于此時也。而輔弼不咸。相擅相激。非獨政事壅積而已。誠恐疑貳漸深。分曹固黨。使傾險之士。煽于其間。上下乖戾。何事不生。此又臣之所爲深憂也。伏望聖慈。深察事變。防微杜漸。特詔輔臣。當務同寅協恭。相與以信。去其貳志。以濟國家之事。今來政事之稽滯未決者。趣令條上取旨。則望聖明發自睿斷。別白施行。以幸天下。

論景靈宮帝后同殿乞下近臣疏

臣伏見神宗皇帝神主。旣祔太廟。竊計于景靈宮當依祖宗神御。別建朝殿。伏緣宮中地步。今已隘逼。若或開展民區。則理有未安。臣惟原廟之說。始見于西漢。而其制度蓋不傳而無聞。今景靈宮之聚神御也。固有祖于原廟之意。然帝之與后。各建殿室。蓋緣舊來神御。散在諸寺。故亦各殿。乃出于一時規畫。別無義據。臣愚竊謂旣尊曰廟。當倣于宗廟之制。帝后宜同御一殿。如此則今日神宗所御。遂可無事于興作矣。奉遷昭憲皇后于宣祖殿合配。而復以太始殿易名爲神宗之殿。非徒簡節勞費。便于時而已也。考之禮典。則無違質之人情。則爲順此大事也。伏望聖慈。詔三省兩制禮官雜議。以處其當。聽陛下聖斷焉。臣淺陋妄議。合卽罪誅。竊謂如此。自與廟制相合。逐時酌獻行香。亦無妨礙。取進止。

論降詔疏

臣聞朝廷議欲降詔中外。慰安人情。傳聞二三。臣不敢信。儻果如此。臣實未諭。伏見陛下卽位以來。修先

朝政事損益法令進退臣吏大要專以安民四方曉知上指坦然明白矣至于懷私負釁貴近不赦而忠信之言雖小必錄此又人人皆能道之臣獨不知國家尙安所疑欲家至而戶曉也若謂日者黜責一二臣僚恐附離黨與不無反側故以詔書安之臣謂人情無甚相遠不從上令而從其意動民以言不若示之以行事自古而然朝廷果將吹毛洗垢搜抉宿過則詔令隨行人亦不信但令朝廷罰罪之意出于公議惟責大體不問其餘則雖無所言何患人不知之近者朝廷法令方具功罪明白吏民安堵自如正宜鎮靜無事何故自生疑貳猥欲以言語區區過自分說以勝士大夫之心臣恐中外有以窺陛下也前世漢唐以來因誅鉏叛逆或尅復僭僞危疑之始慮有動搖故亟下詔令慰撫未萌今升黜官吏何時無之何至張皇自生不安之意臣竊以爲過矣抑臣聞之人才實難自非大奸大猾懷邪怙終此外安有終身棄置之理古人以功贖過所謂使功不如使過良以此爾前以罪退後以功進是乃國家所以公天下者見之一二則中外將不待言而信矣臣謂安反側之計無以尙此何必空言哉伏望睿斷寢降詔之議免四方疑惑以幸天下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再論降詔疏

臣近聞朝廷議欲降詔中外得于傳聞未見本末然竊謂朝廷舉動不可不慎昨已具狀論列今者外議籍籍又異于前大意謂陛下卽位以來增損法令進退官吏今已改意自悔故欲下詔委曲解說又深厭臺諫言事故欲止約多士轉相告語且謂自此臣僚雖有罪犯無復憂畏臺諫雖有聞見無復敢言詔令

未下人已非議。臣備位言路。所聞如此。不敢不論。臣竊謂刑賞予奪。天下公器。非苟順人情。惟當而已。日者朝廷加惠元元。取官吏蠹國賊民之尤無狀者。顯黜一二以勵其餘。此甚大惠。陛下其以爲當耶。未當耶。誠以爲當則足矣。何必家至戶曉。自起疑貳之意。使忠義自失。奸罔幸免。臣所未諭也。臺諫臣僚。類皆疏賤孤寒之人。而使以譏切主上。彈治貴近爲職。其勢固已不勝。若稍加沮抑。且使有誅夷之憂。則人人顧私自便。誰肯盡言。又況聽與不聽。上繫朝廷去取。大抵欲言十事。退思反顧。已去五六。具言雖上。又經裁擇。則言而聽者。率不過十一二。然則朝廷聽言。可謂審慎。論議雖多。言者何罪。且臺諫以言爲職。今若明出詔令。戒使勿言。則是予之官而奪其職。爲小人之所睥睨輕誚。必不能自立。相率引去。然則言路塞絕。誰復以利害之計上聞。此又臣所未諭也。臣思慮累晝夜。其事甚易見。不知爲陛下建此計者。誰乎。臣願陛下深思。臣言無忽。速賜寢罷降詔之議。以安士論。若本無此議。臣聞之誤妄。罪當萬死。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三論降詔疏

臣近兩具狀奏。乞寢罷降詔指揮。未知聖意。賜與不賜省察。朝士大夫億度風旨。轉相傳誦。不無非議。臣謂降詔本欲安人情。而詔令未下。事已宣露。反使人情疑惑。則利害固已可見。甚非陛下鎮靜中外之意。臣備員言路。此而不諭。臣則有罪。是以不避煩案。願畢其說。臣謹按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人。國人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下竊意之也。故朝廷之人不爲則已。苟有所爲。雖祕謀密計。人且

意而知之。况陛下以修政事。清人物。遂欲闊略細故。含垢匿瑕。示天下以寬大。誠大惠也。但此意一定。何患人之不知。若更施于行事一二。則中外諭意。坦然洞達矣。何必空言喋喋。過自分辨。急于取信。無乃害國家大體哉。詔書大意。不過以謂罪惡者已治。欲使其餘改行自新。恭惟先皇帝養育人材。布滿內外。其中邪慝。不能無之。今已行懲勸。則是乃所以成就先帝之意。若必形于詔書。示蕩滌之惠。使之自新。則似分別前日政事。虧損治道。無大于此。然則人情安與不安。乃在陛下立意行事。其實何如耳。不在降詔。詔下之後。事體窒礙。其害乃至如此。臣願陛下深賜省照。特罷降詔。以全大體。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論韓琦定策功疏

臣等去月二十六日。奏事延和殿。論韓琦等定策以立英祖。勳烈顯著。近年爲人掩奪其功。乞賜明辨。方懼僭冒。俯聽罪誅。伏蒙聖慈開納。宣示本末。不待臣言。而自已曉然。見是非之正。臣等退而感歎。因竊思念。自至和以後。臣子以國本未建。爲言者。蓋不可勝數。或泛乞早定儲貳。或願擇宗室之賢者。至于請立誰何。有所主名。則萬一無敢及之者。至嘉祐六年。琦與歐陽修同司馬光疏。日日叩請。開導引翼。天意感悟。大議始有主名。而英祖皇子之詔。遂下矣。言之者雖多。而爲之者琦也。憂之者雖衆。而任其責者琦也。此四海之所共聞。天地祖宗之所照鑒。而今日莫如太皇太后陛下之所詳而知也。琦等有社稷之功。而不能自保于存沒之際。王同老爲父貪功。上其私室所藏之文。引中書同列竊議之語。乃云至和已有定議。神宗以爲賞疑從予。恩過寧僭。于是進官錄子。所以褒顯之者。傾動一時。而詔旨直謂嘉祐立子之詔。

但宜至和已定之命而已。嗟夫。大忠元勳。移彼而就。此有所與奪矣。此公議之所不服。而是非之際。不可以不辨也。循蹟考理。皆有證佐。臣已列九事。具之前疏。同老乘琦與同時執政皆亡。而慈聖光獻皇后上仙之後。謂無有知其事者。乃出而振之。而不虞太皇太后陛下之知之也。臣等區區。非爲琦修等家橫冀恩澤。亦非欲追革同老等賞典。但乞降一詔書。辨正定策大功所在。布之天下。付之實錄院。以昭信史。以伸公論。以慰士大夫心。爲萬世忠義之勸。伏望早賜指揮。取進止。

貼黃

前後臣僚乞建嗣者雖多。然琦等嘉祐末定策之日。止用諫官司馬光章疏。琦等日持其疏懇請于前。其功業皆相濟以成之也。伏望于今來詔書中。明賜別白褒顯。以示天下。其與元豐旌賞之事。自無相妨。

追訟呂誨疏

臣伏以辨大奸而究未萌。人臣之先識。褒遺忠而發潛德。國家之令典。臣嘗觀熙寧之初。王安石以道義文學起而輔政。先帝舉天下聽之。天下士民亦罔不指期以望太平。上下向之無異辭。當此之時。故諫議大夫呂誨爲御史中丞。獨以爲不然。屢有奏論。其略曰。安石居廟堂。天下必無安靜之理。又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誨坐是貶官于外。未幾已歿。其後安石與其朋黨變亂祖宗法度。專以聚斂爲事。顛倒邪正。進退失其當。廢民之所同欲。興民之所同害。欺罔朝廷。天下被其患者十七八年。其間雖有踵事增虐之人。

然要之權輿造端。實自安石始。四海困擾。皆如誨言。誨可謂有前知之明矣。誨名臣之後。爲人忠信剛正。立朝行己。有古人之節。大臣之風。在言路前後三黜。皆以擊奸邪。忤權勢。最後尤以直道大義爲公論所高。誨之死于散地。在熙寧四年。官至侍從。而朝廷未嘗有所贈卹。誨之妻今在。生事微薄。有子皆碌碌小官。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惠綏生民。修完庶政。以成就先帝求治本指。昭顯于世。而開獎言者。孜孜聽納。凡臣子在前日輸忠獻直。嘗有一言于朝者。莫不收拾褒用之。而誨不幸旣亡。未見遇于今日。此天下有志之士。所以歎惜而不能已。臣不勝愚慮。欲望聖慈嘉誨之有識敢言。言不獲用。利不得及于世。哀其志節。特賜褒贈及賜諡。以表顯之。錄其諸孤。稍賜任使。非獨以慰幽壤。蓋亦以勸天下之忠義。而愧人臣之爲奸諛者。非小補也。取進止。

貼黃

臣不識呂誨。然實慕其爲人。其讜論直節。近世在言路者少及焉。而又逆知安石爲政之害。使其言用。豈不有補于天下。此朝野之所同知也。

請文彥博平章重事疏

臣伏見陛下降詔。遣使詔太師文彥博赴闕。惟彥博以勳名之重。翊亮四朝。可謂社稷元臣。宜乎陛下思見其人。而加禮起之。甚盛事也。臣竊觀自古以來。莫不貴德而尙齒。然宗工大老。遇之必以禮。而處之必以道。故或尊之以爲師保。或養之以爲三老五更。或使之朔望一朝。或間趨朝廷平章重事。或有大政就

而咨決。考于前載。故事具存。今彥博之來。在聖謀神慮。必有以處之。將一見其儀形而已耶。又將有所咨訪耶。將留之朝廷。以自輔耶。又將任之以政耶。今外議但見宰相虛位。久未除人。皆以謂陛下必將以三省長官命彥博矣。雖臣愚意。亦不免出于此。然臣竊謂誠若議者所料。付以三省之政。有官則有職。有職則有事。四海之大。萬務之繁。大小無所不總。日夕裁決。朝會陟降。殆恐非八十餘年老臣之聰明筋力所能宜也。有職事則不能無得失。使任其責。則傷恩。釋而不問。則廢法。又非所以養元勳而尊舊老也。彥博雖老矣。然忠厚敦大。足以慰士大夫之心。其氣略足以彈壓强悍。其威望足以鎮服外裔。誠宜今日優游佐佑。以爲朝廷重。古之人以老成有過于典型。蓋爲是也。臣欲望聖慈。詔彥博以本官朝朔望。遇有軍國大事。特賜宣召。詢以籌策。不須以官政嬰之。夫以三師之尊。獨承天子清問。獻納以決大議。而不勞以事。此陛下之所以尊禮舊德者至矣。不親于權。以進勉君道。不疲于職。以休養老臣。而無累于出處之際。此亦君子之可以處而安也。恩協義稱。無以易此。伏望決自聖心。使天下無異辭。臣不勝區區取進止。

論太學獄奏

臣先准朝旨。看詳訴理熙寧以來罪犯。并元豐後來探報斷遣。公事涉冤抑。情可矜憫。並許上聞。數內一件。制勘太學公事龔原等二十二人。已具看詳事理。奏聽指揮去訖。伏緣事有未盡。須至論列。臣謹按太學公事。本因學生虞蕃就試不中。狂妄躁忿。上書告論學官陰事。自此起獄。又因勘官何正臣迎合傳會。將赦前及狀元于法不該推治之事。奏乞皆行推治。親畫特旨依奏。自此獄遂大熾。上自朝廷侍從。下及

州縣舉子。遠至閩吳。皆被追逮。根株證佐。無慮數百千人。無罪之人。例遭箠楚。號呼之聲。外皆股栗。臣聞論者謂近年慘辱冤濫。無如此獄。其所坐賊。大率師弟子摯見之禮。茶藥紙筆好用之物。皆從來學校常事。雖經有司立法。而人情踵故。未能遽革。盡以監臨枉法當之。終身放廢。可謂已甚。其間雖有實負罪犯之人。終以下計其上。事發不正。獄官希合。拷虐太過。故雖得其罪。論者猶不以爲直。又況學士大夫。不堪困辱。類多引虛自誣。並坐重責。深可嗟憫。臣所看詳。緣止是據案考事。而獄吏等從來鍛鍊文案。惟恐平反。故首尾牢密。曲直莫辨。況此獄出于正臣希功。用意尤極巧詆。今雖已具案內事狀奏聞。然在于實情。天下之所知者。有所未盡。若不曠然加惠。一切昭洗。止用有司看詳之文。誠恐冤抑不伸。不足上副聖仁矜恤之意。臣愚不勝拳拳。欲望陛下特出睿斷。將太學制勘命官舉人等。優賜恩旨等第。除落罪名。取進止。

貼黃

現今看詳訴理所。若于公案內見得冤抑。或可矜事狀。卽本所自可陳奏。其雖有冤抑可憫之情。衆所共知。而案內文致完密。非看詳所能見之。如此獄者。若有司不以事實上聞。則冤者無由可伸。臣待罪言路。義不可以避嫌自默。惟陛下酌情制事。毋拘常法。特與優加除雪。以示寬大。仍乞降特旨施行。

乞重修太學條制疏

臣竊以學校之制。主于教育人材。非行法之地也。羣居衆聚。帥而齊之。則誠不可以無法。然而法之爲學

校設者宜有禮義存焉。何也。比歲太學屢起大獄。其事一出于誣枉。于是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凝密。士之學其間者。轉身舉足。輒蹈憲綱。束濕愈于治獄。條目多于防盜。上下疑貳。求于苟免。先王之意。禮義科旨。逝已盡矣。法有大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但博士月巡所隸之齋而已。謂如此則請問者對衆。足以爲證佐。以防私請。以杜賄謝。嗟夫。學之政令。豈不大謬先王意哉。私請賄謝。如是真可以絕之乎。而又齋數不一。不可以隨經分隸也。故使之兼巡。如周易博士或巡治禮之齋。禮學博士復巡治詩之舍。往往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至或不交一言而退。昔之設學校教養之法。師生問對。憤悱開發。相與曲折反復。諄諄善誘。蓋其意不如是之疏也。其道不如是之覈也。先王之于天下。遇人以長者君子之道。則下必有長者君子之行。而報乎上者斯有禮也。遇人以小人犬豕之道。則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爲。而報乎上者不能有義也。況夫學校之間哉。太學自置三舍之法。寥寥至今。未嘗應令成就一人。豈真無人也。主司懲前日之禍。畏罪避謗。士雖有豪傑拔萃之才。誰敢題品。以人物自任。而置之上第哉。則是先帝有興賢造士之美意。而有司以法害之也。臣愚欲望聖慈詳酌。罷博士諸生。不許相見之禁。教誨請益。聽其在學往還。卽私有于求饋受。自依律敕。仍乞先次施行。外應大學現行條制。委本監長貳與其屬看詳。省其煩密太甚。取其可行便于今者。有所增損。著爲科條。上禮部再行詳定。上之三省。以聽聖斷。

論取士并乞復賢良科疏

今有建明貢舉條制。謹具下項。臣伏見國朝以來。取士設科。循用唐制。進士所試詩賦論策。行之百餘歲。號爲得人。熙寧初。神宗皇帝崇尚儒術。訓發義理。以新人才。謂章句破碎大道。乃罷詩賦。試以經義。士儒一變。皆至于道。夫勸士以經。可謂知本。然古人治經。無慕乎外。故其所自得者。內足以美己。而外足以爲政。今之治經。以應科舉。則與古異矣。以陰陽性命爲之說。以泛濫荒誕爲之辭。專誦熙寧所頒新經字說。而佐以莊列佛氏之書。不可詰之論。爭相夸高。場屋之間。雖羣輩百千。而混用一律。主司臨之。珉玉朱紫。困于眩惑。其中雖有真知聖人本指。該通先儒舊說。苟不合于所謂新經字說之學者。一切皆在所棄之列而已。至于蹈襲他人。剽竊舊作。主司猝然亦莫可辨。蓋其無所統紀。無所躡括。非若詩賦之有聲律法度。其是非工拙。一披卷而盡得之也。詩賦命題。雜出于六經諸子歷代史記。故重複者寡。經義之題。出于所治一經。一經之中。可爲題者。舉子皆能類集。哀括其類。豫爲義說。左右逢之。才十餘年。數榜之間。所在命題。往往相犯。然則文章之體。貢舉之法。于此其敝極矣。詩賦之與經義。要之其實。皆曰取人以言而已也。人之賢與不肖。正之與邪。終不在詩賦經義之異。取于詩賦。不害其爲賢。取于經義。不害其爲邪。自唐以來。至于今日。名臣鉅人。致君安人。功業軒天地者。磊落相望。不可一二數。而皆出于詩賦。則詩賦亦何負于天下。或取一詩賦。或取一經義。無異道也。但有司考言之法。有難有易。有難易。故有利害。有利害。故去取或失其實。而所繫者大矣。然則法不可以不改也。臣愚欲乞試復詩賦。與經義兼用之。進士第一場試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經義以觀其學。詩賦以觀其文。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

材前二場爲去留。後二場爲名次。其解經應與通用先儒傳注。或己之說。而禁不得引用字解及釋典。庶可以救文章之敝。而適乎用。革貢舉之敝。而得其人。亦使學者兼通他書。稍至博洽。一臣伏見漢唐之制。因天見災異。或政有闕失。則詔郡國及在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天子親策以求其言。至于國朝沿襲故事。于是設爲賢良茂材科目。隨貢舉召試。其于得人。視古爲盛。近時之制。遂罷此科。臣竊以爲國之道。得士欲廣。故取之非一塗。謂常選不足以致異人。故設制科以收超絕之才。而每舉中等不過一二人而已。今夫官人之法。入流門戶。日益增多。未有澄汰。而于三年取一二非常之人。則廢其科不用。此何謂也。臣愚欲乞復置賢良方正及茂材異等科目。每遇貢舉。詔近臣仍依舊制舉試。所以廣言路。求人材。繼祖宗之制也。一臣伏見近制。明法律舉人。試以律令刑統大義及斷案。謂之新科。吏部將司法員闕。先次差注。在進士及第人上。臣竊以先王之治天下。以禮義爲本。而刑法所以助之者也。惟君子用法。必先之以經術。法之所以治理之所在也。故惡有所懲。而常不失忠恕之道。舊制明法最爲下科。然其所試。必有兼經。雖不知其義。止于誦數。而先王之意猶在也。今新科罷其兼經。專于刑書。則意若止欲得淺陋刻害之人。固滯深險之士而已。又所取之數。比舊猥多。調擬之法。失其次序。臣以謂宜有更張。欲乞新科明法。并加論語孝經大義。登科之額。裁減其半。及注官之日。並依科目資次。所貴從事于法者。稍不遠義。而士之流品不失其分。右謹條件如前。伏望聖慈裁酌。如賜開允。卽乞今年降詔。並自元祐五年秋試爲始。

忠肅集卷五

奏議

論役法疏

臣竊以聖人之治。雖一道無敝。而道之寓于刑名法數者。必有偏而不起。眊而不行者。聖人因時而變之。變則通。通則久。以盡天下之利。此五帝所以異制。而三王之所以不同禮也。國家承唐末五代熟爛之後。祖宗創制造法。趨時之宜。順事之變。雖聖聖相繼。而其法令日增歲損。或舉或廢。未嘗同也。至于寧民適治。所謂道之無敝者。則未嘗異也。神宗以仁智之慮。達因革之數。凡政令制度。急絃慢軫。大解而更張之。故天下蒙其利。然至于今。殆二十年。所謂偏而不起。眊而不行者。蓋復有之矣。其事則非一。而其大者。則役法是也。于役法之敝。相爲首尾。而牽連當更者。則坊場吏祿是也。始者以繇役不得其平。農民勞費。故命有司議。所以均弛之。有司不深惟其故。乃一剗祖宗差役舊敕。爲官自雇人之法。率戶賦錢。以充雇直。曰助役。又曰免役。自上戶至于下戶等。從來無預差投之家。一概斂之。蓋于賦稅科調百色。買納求取之外。又生此重斂。歲歲輸納。無有窮期。古人有言。平地無銅鑛。農家無錢鑪。今所輸必用錢。而土所出惟是絲帛穀粟。幸歲豐收成。而州縣逼迫不免。賤價售之。無以養其私。若歲凶。則破易資產。或以倍稱之息。舉

債于兼并。以應期限。更無減放之法。州縣上戶常少。中下之戶常多。自法行以來。簿籍不正。務欲敷配錢數。故所在臨時肆意。升補下戶入中。中戶入上。今天下往往中上戶多而下等戶少。富縣大鄉上戶所納役錢。歲有至數百緡者。又有至千緡者。每歲輸納無已。至貧竭而後有裁減之期。舊來鄉縣差役循環相代。上等大役。至速者十餘年而一及之。若下役則動役三二十年。乃復一差。雖有勞費。比之今日歲被重斂之害。孰爲多少也。今天下錢日益重。貨日益輕。民日益困矣。若之何坐視而不恤也哉。然則前日有司立法。非有意于寬役利民。正在聚斂刻剝。損下益上。爲國取謗。大失朝廷惠綏生靈本意。臣竊見繇役昔者有至于破產而民憚爲之者。惟衙前一役爾。今天下坊場官司收入。自行出賣。歲得緡錢。無慮數百萬。以爲衙前雇募支酬之直。計一歲之入。爲一歲之出。蓋優有餘裕。則衙前一重役。無所事于農民。農民既除此一重役。外惟有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戶長壯丁之類。此役無大勞費。宜並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比于舊制。繇役輕矣。治于人者事人。古今之通義。則安用給錢爲哉。坊場之法。舊制樸戶相承。皆有定額。不許增擡價數。輒有剗奪。祖宗非不知增價之爲公家之利也。所以不許者。知其悅目前之利。必有後日之害故也。新法乃使實封投狀。許價高者射取之。于是小人徼一時之幸。爭越舊額。至有三兩倍者。舊百緡今有至千緡者。交相囊橐。虛自抵本。課額旣大。理難敷辦。于是百敝隨起。決至虧欠。州縣勞于督責。患及保任。監錮係累。終無償納。官司護惜課額。不爲減價。則誰人復肯承買。今天下坊場如此者。十五六矣。故實封增價之所得。與敗闕之所失。殆不相補也。蓋財利可以通之而已。不可盡也。少捐分

數與民共之。則公私相濟。其利長久。臣欲乞罷實封投狀之法。應天下坊場。委逐路轉運提舉司。將現今買名淨利額數。與新法以前舊額相對比量。及地望緊慢。取酌中之數。立爲永額。一用舊法召人。庶乎承樸者無破敗之患。而官入之利有常而無失也。吏祿之法。天下吏人舊制。諸路及州縣法各不同。有鄉戶差充者。有投名者。有鄉差投名雜用者。入仕之後。旣以案司之優重。迭相出入。以爲酬折。又積累歲月。有出職之望。行之久遠。人自以爲便。此時有司見禮經有庶人在官之祿。遂假其說。資以培民。殊不知三代已遠。其事不可行于今日者多矣。夫庶人在官之祿。雖有其文。而其法與數不可見其詳。乃鑿空造端。概斂民錢。給爲吏祿。不重之則不足以募。不輕之則不足以給。今內外之吏。除重法外。其他每月所給無幾。于吏固未足以有濟。而官給所積。天下蓋已不貲。無故竭民財而爲此費。誠何爲哉。至于所謂重祿以行賂法。尤非義理。夫一錢以上。以徒坐之。謂之嚴刑可也。遂以謂吏懼而不受賂。則臣不敢知也。今主議者曰。禁旣嚴。則吏必畏。故令下以來。犯者少。臣以謂非犯者少。敗者少也。非敗者少。正其罪者少也。網之密。則與者取者。藏聲匿跡。亦將避之工也。故曰敗者少也。一錢坐徒。誰則忍之。誰敢易之。故苟有敗者。若稍涉疑晦。及自非有告人當賞。則官司往往遷就平反。釋重入輕。若外路則雖使者亦或諭意州縣。使之如此。亦人之情也。故曰正其罪者少也。借使犯者皆敗。敗者皆正其罪。固先王制刑之所無。而聖人所當矜慎之也。吏受賄于律自有刑名。而曲法者一正以上至徒。則刑亦不爲輕矣。今變先王之刑而重之。又多賦吏祿以買法之行。無謂也。臣愚欲乞除熙寧以前舊法。有祿公人。並依舊外應新法所創及增給吏

祿並行減罷。臣愚誠不知忌諱。今衙前之役。則待之以坊場價錢。弓手等役。則均之以祖宗差法。吏祿非舊法所給。則皆罷去。應役人糜費私役之類。則禁之以熙寧新法。苟如是也。則所謂免役錢者。于是可以一切蠲除矣。或謂免役錢籍于常平。固非獨以待募役也。縣官他費。多有賴乎此。則未可以利害論也。臣以謂役錢領于司農。非有特敕。未嘗以給常費。今罷去無損于國用。況祖宗以來。至于役法未改。役錢未斂以前。百餘年間。不知何以爲國也。亦曰用之有節。則取之有道矣。今天下百姓疲筋骨。忍飢寒。冒鞭笞。終歲急急。爲公家納錢爾。不幸有連年災荒之變。實恐窮苦之人。流亡轉徙。爲溝中瘠。而強梁者賒死忍命。不得爲陛下之良民矣。然則役錢乃生民性命。天下安危之所繫。奈何欲以爲不刊之令哉。古者富藏于民。誠令百姓賦稅之外。有以自養。則其贏餘乃國之外府。緩急取之而已。無事之時。坐困竭之。非計也。臣故以謂役錢宜一切罷之。役錢罷。則提舉常平官司亦可罷去。以現存職事。付之轉運司足矣。天下旣減罷監司數十人。則州縣稍得從容。上下省事。非小補也。雖然。此大法也。願臣之言蓋其略耳。至于法之纖悉。或參差牴牾。宜有畫一之論。欲乞于兩制臣僚。選差明于治體。深于民事者三兩員。置局講議。裁立條格。于三省執政官預領之。以待聖斷施行。

乞置局議役法疏

臣伏觀今月七日敕節文。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諸色役人。依照寧元年以前舊制。委州縣定差者。命令旣下。中外人情。鼓舞歡喜。皆謂此一事爲害最大。從來百姓日夕延望。今陛下一旦行之。救其困苦。天下

幸甚。臣竊聞令下之後，奸邪之人，論說紛紛，造作浮言，意欲搖動其事，不知陛下察其然乎？蓋今日廟堂之上，侍從之間，其人多以新法而進，至于外之監司，亦皆由新法而選，今法既更改，則其心皆非所欲，故誹議熒惑，欲幸其失而不能成爾。敕命內固有小節與舊法異同，及措置未盡之事，緣已帶下指揮，許州縣監司申明利害，擘畫自可候到日修正立法。今來改免役爲差役，乃是大體也。大害已革，譬如疾患之人，病根已去，其他氣體未和，當徐徐調養之而已。臣恐上下觀望之人，指小小未圓事件，張皇鼓扇，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堅持此意，力行無疑，勿爲異論所動。候臣僚及諸路論列到未盡未使事理，乞付三省類聚參詳爲法。內如有合先次施行者，卽乞隨事先賜處分。

乞罷百姓實封言役法疏

伏觀今月四日敕節文，在京差官詳定役法，奉聖旨諸路且依二月六日敕定差，仍俟近來指揮到日，縣與州及提舉轉運司各遞限兩月，體訪役法的確利害，保明聞奏，仍令逐州縣出榜，許舊納免役錢，今來差役人戶各具利害實封自陳。縣申州，州繳奏。臣竊以免役錢之爲天下害也久矣。陛下一旦罷去，復用祖宗差法，中外罔不欣快。臣曾奏乞堅守差法大意，力行毋疑，勿爲異論所動。其有條目未完，措置未盡之事，外則已于前敕許州縣監司申明，內則已蒙選官置局詳定。今來敕命若止于展限則可也，而其間命令有未安者，臣于是疑陛下于此法之意，似已爲異論所搖矣。且命令之出，要在必行，豈可卻云且行，則天下奉承者，豈不疑惑懷私之人，豈不觀望？又令舊納錢今被差者，皆具論列，緣四海百姓向來無不

納錢。則是竭天下之人使之實封議法。則求言無乃太廣乎。實封之狀。州縣必須疲于遞送。其達于朝廷者。計須山積。則考閱何時可徧。而所謂差役之法。何年可見其成也。不知誰建此論者。蓋欲爲遷延之謀。動搖之術。不意朝廷從而行之。甚哉邪說之可以移主聽也。改免役爲差役。利害明若觀火。易見也。參差不齊。在所修立者。其大不過十餘條目而已。今已選建官局。但宜趣具畫一宣布行下。大法旣先定。如州縣奉行。委有未便。方聽依限申請。然後隨事修完。則豈不簡直易行。而何用此紛紛。以遂沮害之計。召天下之疑哉。伏望速賜契勘。如已頒行。卽乞于敕內自仍令逐州縣出榜以下三十三字。更不施行。

貼黃

先王順人情以立政。故政令之行。自合于人情。今設官建局以議大法。但思所以便安于人可也。何至徧問天下使人爲之說。此古今所無也。天下百姓實封之議。雜然而至。將如何去取哉。此止欲稽滯以生變。不可不察。

請定役法條制疏

臣伏見天下役人已復差法。自置局以來。未見修立畫一條制。昨者雖有指揮。令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施行。緣熙寧以前敕條。其間亦有不可行者。兼近降二月四日敕命。自有與熙寧以前條貫牴牾相妨。如役人正身不願者。今來兼許雇人。而嘉祐舊制。著戶長弓手之類。並須正身充役。臣不知現今州縣如何施行。且繇役大者。無如衙前。始者改法。一概鄉差。旣而復以坊場等錢雇募。未幾又改雇募爲招募。三兩

月間。命令屢變。臣恐天下循用。或有疑誤。而異意之人。有以窺伺。臣竊料朝廷欲候諸路申請。然後立法。如此止是一路事件。臣欲乞指揮。先立通用役法條貫。將近降累次敕命。大意爲主。畫一立法。先次頒行。若諸路有未盡未使。方聽申明。隨事別降指揮。所貴天下先有大法可守。不至乖戾。取進止。

乞令蘇軾依舊詳定役法奏

臣聞中書舍人蘇軾辭免詳定役法。有旨不許。又具辭免者。竊以差役之法。最合重事。陛下欲使利害曲盡。置局講求。此甚盛德。然自置局以來。爲日寢久。未見就緒。而議法之官。頗已屢易。今聞軾以議有異同。力欲辭避。人人如此。則法度之成。何時可冀乎。臣聞五味不同。而適于口者。味相足也。五聲不同。而悅于耳者。聲相備也。一可一否。一是一非。雜然並作。此議之所以同歸于盡。一人曰可。皆曰可。一人曰是。皆曰是。信如此。又何以議爲哉。議有異同。正宜反復曲折。相足相備。以趨至當。而遽爲避就。非獨議法難成。使奸人乘之。投隙伺釁。搖撼法意。非國之計也。臣願深詔執事者。毋矜能。毋復衆。毋以小利妨大體。使利害曲盡。以稱朝廷之意。所有蘇軾且令依舊詳定。仍乞催促成就。以時布宣。取進止。

貼黃

呂大防范純仁韓維。皆爲執政。事無不領。雖離去本局。其責尙存。軾若陳乞獲免。則不復干預。非大防等比。

論陝西河東儲糴奏

臣竊見陝西河東昨以軍興之際調發猝遽所在倉廩支用耗竭今邊隙始開未爲無事其所以備守之計食爲先務兩路今年夏麥度越常時經畫儲峙時不可失伏乞速降指揮逐路轉運司廣作計置乘時貯糴然諸州軍昨經煩費帑藏蕭然若俟移用轉易恐成稽緩欲令除交鈔及本司調度應副外將諸色封樁錢物並聽逐急支用漸令收簇撥還其逐路轉運使副近日數有遷意往往未到本任兼又瘡痍之後經制事務不少可以權時添差提舉糴便官一兩員使專其事庶幾可以辦集緩急不誤邊計取進止

乞體量成都漕司折科稅米奏

臣准去年十月十八日聖旨指揮節文詔令屢下寬均民力如聞官吏不切奉行如尙有違戾委御史臺覺察聞奏臣風聞成都路轉運司將百姓稅米科折絹帛折之者輕取之者重每米一石二斗折納絹一疋民間米每斗六七十文而絹價每疋一貫七八百文當壅併限逼之際有至二貫文者又有送納退揀諸色糜費以此一路倍有傷困遠方之人無所赴愬甚非仁政惠綏萬方意伏乞指揮下別司體量指實施行

論川蜀茶法疏

臣伏覩陛下卽位聽政以來嘉與天下休息于安治凡法令之弗便于民者疏通損益之官吏之弗良于政者罷免放黜之中外欣戴人人如被大賚然事猶有在遠方重地爲害尤甚者則河北江湖之鹽法福

建川蜀之茶禁是也。數路之害同。而河北江湖福建已蒙朝廷遣使廉治。獨蜀之茶害未聞詔旨。臣竊嘗博訪于知其事者。概得其說曰。蜀地陋。而茶之所出。不過十數州而已。始時人賴以爲生。今茶司盡摧而市之。大約園戶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額已至數十斤矣。官所給錢。及以糜耗于公者。名色不一。如預借息錢。驗引錢。頭子錢。村角錢。稅錢之類。費去常已過半。每歲春官司預以券給借錢糧。必以牙僧保任之。及輸入之曰。引驗交稱。又牙僧主之。故其費于牙僧者。又不知幾何。則是官于園戶。名爲平市而實奪之也。園戶有逃以免者。有殺死以免者已。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謂地非生茶也。地實生禍也。茶場司以茶爲息。始者息一出于茶也。其後市之價愈下。取之息愈多。園戶不勝爲之也。故作茶日少。裁足以應官額而已。于是主茶息者。議不獨賴茶。而又爲博易以充之也。博易之事。他貨百物。賈販苛刻。錐刀瑣屑。無不爲者。依茶爲名。通曰茶息商。稅務坐視漏失歲課。而不敢有所論也。至于商賈請算者。平時便私散之州郡茶地。今則一集于成都之都場。高其估以與之。又總計平時所之州郡遠近道里之費入之。故都場之取息又如此。此商旅之所以難行也。官吏以息爲功。以功第賞。既進官減年矣。又以息額之餘錢。使與胥吏牙僧分取入己。日用市易法也。市易賞之固非法也。然其取息猶曰與民和市。而茶之取息。一用嚴刑重禁。網羅致之。亦爲暴矣。奈何均用一法賞之也。今一任有分錢少者。不數千緡。而減年磨勘。至有三十餘年者。此何理哉。法亦可謂敝矣。而朝廷遣使未之及者。豈非以蜀之茶法與熙河蘭會之經制相爲用者歟。蜀茶之利以給熙河蘭會者。天下十之三。熙河蘭會之費不止。而蜀

茶之害未可息也。然熙河蘭會之費。今昔宜有不同。昔者事邊之外。前有王韶。後有李憲。提兵革財用之大權。朝廷捐金帛市租。莫知紀極。聽其自用。不領于有司。無所會計。非徒私二家也。于是依倚苟合之人。罔功與事。以利相市之徒。公取公子。莫見其跡。則熙河蘭會大費外。又有以泄之者如此也。今既制之于有司。無二人者之橫蠹。若又于邊計外。凡冗名濫費一切。大爲之節約。則蜀之茶可以弛其禁。而所謂十之三者。殆必可損矣。伏望聖慈。選使指考茶法之弊欺者。會計緣茶公家所費與實息之數。大減歲市之額。稍增斤直之價。削納茶無引之錢。以完養園戶。裁官吏之員。牙僧之數。以省冗給。罷息賞之濫。分錢之弊。以革欺倖。而以其事與轉運司通治之。如此則蜀民之困苦。庶乎可以蘇也。臣待罪言路。既有得于人之言。敢不敢以上聞。然此其大略。至于利害纖悉。則願敕使者詳究焉。

乞罷水磨茶場奏

臣伏見京師所置水磨茶場。前後累有臣僚論列。乞行寢罷。尙未蒙指揮。臣契勘官自磨茶之初。猶許公私交易。故商販之茶。或不中官。則賣之鋪戶。自去年二月。遂禁鋪戶不得置磨。然都下雖禁。猶有府界縣鎮可以交易。故客人不避重出脚費。津置出外。至當年七月。遂并府界一切禁其私易。于是商賈以茶至者。觸藩抵禁。須至中賣入官。而又使牙僧制之。不量茶之色品。一切痛裁其價。留滯邀遏。其狀百端。此商旅之所以不敢行也。商旅不行。故沿路征商之數。其虧額已多。又磨河之水。下流散泄。浸瀦民田。被害者數邑。聞去年已破省稅矣。臣疑所得未必能當所失。而民間食貴。茶園戶失常業。抵冒刑罪。又備賞錢。利

害細瑣其狀不一。至于傷國大體。則臣未暇論之。竊聞臣僚所言。多送戶部。戶部送太府。太府送本場。本場次第上之。蓋所司知奉法取利而已。安肯爲朝廷論義理哉。臣亦聞議臣之語曰。歲可得息錢二十萬緡。以助經費。何可廢也。此亦以利言之者也。苟以謂有助於用而不廢。則何事不可爲哉。亦有道而已矣。宋用臣未建此策以前。不聞國用闕此二十萬緡也。譬夫爲人之子。日攘竊于人。取財以養其親。爲之親者知其如此也。顧利以奉養。而聽其爲盜。則可乎。伏望聖慈。早賜出自睿斷。罷水磨茶場。以通商賈。以養細民。以完州縣稅額。以免農民水害。而上以副仁聖惠綏天下之意。取進止。

乞復錢禁疏

先王之制錢幣也。所以御萬物。通有無。而調虛盈。人主之所操。天下之利勢也。鼓鑄之權。一制于公。上而下不得私之。其發散交易。流布運用。雖積于公。或藏于民。轉徙出入之不常。而要皆爲縣官之物。使不出于中國。用爾。是以銷毀之奸。散泄之弊。不可以無禁也。天下諸路監冶所鑄。入于王府。歲亡憂數十百萬緡。自國朝以來。積而至此。其數幾何。謂宜公私沛然有餘裕矣。然今都內之藏。既不聞于貫朽。而民間乏匱。時或謂之錢荒。此何謂也。其故大者在泄之于四夷而已。曩時著令。銅錢出中國界者。數及一貫。其罪抵死。立重賞以告捕。而居停資給與夫官吏之失檢察者。皆罪有差。今熙寧制刪去此條。而徒聞沿邊有每貫稅之之令。利之所在。民不憚于犯法。前日殺之猶莫能制。況遂弛其令者。使四夷不勞而獲中國之利。以爲利。三邊之所漏。海舶之所運。日積一日。臣恐竭吾貨財。窮吾工力。不足以給之。而區區之算稅權。

其得失。何啻相萬哉。夫錢以銅爲本。銅之必禁。前世固已有禍福之論。今朝廷方增置錢冶。而刪去銅令。官之所積。日益發散。民間得以買賣肆爲器用。以牟厚利。蓋非獨失銅而已也。而又至于銷毀法錢。蓋緣錢者和煉之已精。其工費尤簡。變而成器。又有數倍之利。然則旣泄之。又壞之。欲錢之充溢不可校。如古之盛。理宜無有也。故臣愚乞欲申嚴邊制。以塞流散之路。復立銅禁。以蕃鼓鑄之本。而息銷毀之患。取進止。

